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論學繩尺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饒錫光

論學繩尺卷十

宋　魏天應　編選

林子長　箋解

因數明理格　可與律呂參天兩地論參看數學

河圖洛書經緯如何論

吳有元

出處　前漢五代志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立說　河圖之數十雖為偶而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則偶之中有奇洛書之數九雖為奇而

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則奇之中有偶動靜相乘奇偶相配此圖書所以相為表裏歟

批云立論本之於易學啓蒙而又能發之以己意說得圖書經緯之妙處出非平時熟於講明一旦安能有此筆力較之魁論尤有力量學者宜熟讀此篇為數學入門

論曰知動靜相乘之機朱子釋太極圖云動靜者所乘之機　動為陽靜為陰奇為陽偶為陰　河圖之數十則為偶洛書之數九則為奇　機字有經緯意詳見圖書註則可以論數矣奇偶之數雖殊而機則一天地間一自然之數耳粘上數字吾孰從而探其機哉再入機字難機非數外物也解數之中自有機天不愛道託諸數以畀聖人見圖註又記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天以河圖之數畀伏羲以洛書之數

錫夏禹

數不自神必有機以妙其用數中有機相為經緯是以奇偶不滯於一偏而動靜相因於無窮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則奇之中有偶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則偶之中又有奇使非有機行乎其間則奇一於動偶一於靜判然不相為用安得比而同之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奇而無偶則為獨陽偶而無奇則為獨陰如何得相為經緯且十其數者河圖也圖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九其數者洛書也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八六為足五為腹心然圖之數偶未嘗不合書之奇十數雖偶亦合九數之奇書之數奇未嘗不合圖之偶九數雖奇亦合十數

之偶於其參差不齊之中而有彼此錯綜之妙造化之機亦神矣圖數十書數九雖若參差不齊而奇偶相為經緯其機則一而已應前神字是機也泄於河洛闡於羲禹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夏禹因洛書而叙九疇吾不謂劉歆亦足以知之本出處河圖洛書經緯如何請因班固所援劉歆之言而申之班固作漢五行志引劉歆之言如此天地果有機乎擬機字說起學柳子厚封建論文吾聞天地無心也而有機乎哉機非天地之所容力也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造化自然之理流行乎宇宙間應冒頭天地間一自然之數耳一之為太極二之為陰

陽五之為水火木金土出於機者也太極圖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云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入於機者也同上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又莊子至樂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是機也固造化之所以神而造化亦不能自秘其神應冒頭神字河圖洛書豈非妙陰陽五行之數而泄其機以示人者乎謂圖書即太極圖中之妙益天下之理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則其體為一偏周子通書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朱子釋云有形則滯於一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其用

為無窮同上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云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一奇一偶之謂數應冐頭數字動靜相乘之謂機應冐頭機字故凡積數之極至於什百千萬殆若不可勝筭康節加一倍法而要其統會則不過奇而偶偶而奇二者迭相終始耳此其本之朱文公易學啓蒙議論然則圖書之數即太極之陰陽五行圖書之機即陰陽五行之一太極也合就原題所援之語謂其數雖異其機則一明乎此則經緯之妙可得而見矣夫自河馬效祥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龜薦瑞同上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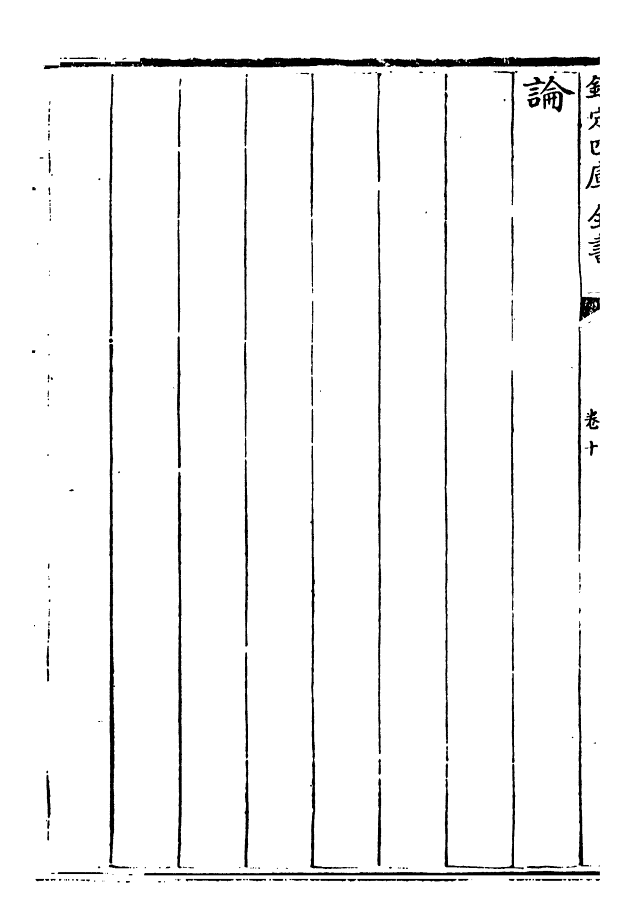
而第之以成九類以天數配地數兩其五行而定位之易學啓蒙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又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知圖之為圖其數偶其位亦偶河圖十數為偶五位相合亦為偶以陽數統陰數縱橫十五而迭數之易學啓蒙云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云云洛書之縱橫十五則知書之為書其數奇其位亦奇洛書九數為奇而四正之位之數亦奇奇主於動洛書之數偶主於靜河圖之數動者常流行洛書之數靜者常對待河圖之數若齟齬而難合焉烏在其相經緯耶且設

難謂書數一於奇圖數一於偶曰是不然解上文說主意陰陽無獨立之理而常有相須之義有陽必有陰兩兩常相對動靜無一定之體而每有相乘之機動極則復靜靜極則復動淵矣哉圖書之數乎應冒子數字神矣哉是數之機乎應冒子機字蓋圖雖偶數十數是偶然以一合六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以五合十其數未嘗不奇啓蒙云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河圖五位皆奇數故以河圖為經則洛書為緯矣河圖之數雖偶而又有奇數存焉書雖奇數九數是奇然以一含九以二含

八以三含七以四含六其數未嘗不偶啓蒙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洛書去其中之五數則縱橫皆十數故以洛書為經則河圖為緯矣洛書之數雖奇而又有偶數存焉圖之內而生數則陽居下左陰居上右外而成數則陽居上右陰居下左啓蒙云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云云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書之四正皆奇四隅皆偶以明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是動靜之相為經緯者也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三左七右四正皆奇數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隅皆偶數故靜以動為用而圖之數即書偶之中有奇是圖與書合動以靜為用而書之數即圖奇之中有偶是書與圖合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用太極圖語其參伍錯綜之變歟其往來不窮之通歟用易繫辭語說經緯意不然河圖授羲洛書畀姒時異數殊見前注吾夫子乃兼取而著之於大傳何哉雖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正以明二而一之義也解圖書之義則一劉歆經緯之論其亦得聖人遺意乎且揚之而繳論腹之意雖然歆亦有遺論焉却抑之夫河圖也洛書也大衍也三者皆

相爲經緯者也豈惟圖書爲然哉又添大衍來打合說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大衍之數五十故河圖而虛十則圖之書也河圖虛其十則爲洛書之四十五數虛五則圖之衍也河圖虛其五則爲大衍之五十數洛書積五得十則書之圖也洛書加十數則爲河圖之五十五數以五合五則書之衍也洛書加五數則爲大衍之五十數大衍之加五減五則又圖書之相表裏也大衍之數五十加五數則爲河圖減五數則爲洛書以上議論皆本之朱文公易學啓蒙歆又何足以知之責劉歆未必知此數此非愚臆說也愚得之書易書易得之天學楊誠齋易傳序語云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謹



論

因數明理格　可與河圖洛書經緯論參看數學

詹登龍

律呂參天兩地如何論

出處

前漢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云云皆參天兩地法也

立說

黃鍾陽律為六律之首其寸有九九而九之凡八百一十分而當歷之一統所以合參天之數林鍾陰呂為六呂之首其寸有六六而六之凡三百六十分而當期之日所以合兩地之數參奇也兩偶也六律六呂展轉相生而必以黃鍾起數之始者蓋

以陽先於陰而奇為偶所宗也

批云以黃鍾為律本立說有源委有考究熟於數而精於理者也器數之學固是難曉學者亦須平時講究

論曰古人因數以制器因陽奇之數為律因陰偶之數為呂而必有為之宗十二律以黃鍾為本一陽肇於此所以法造化者精矣包參天兩地意見立說注夫有數斯有器數是陰陽器是律呂數者陰陽奇偶之判一三五七九是陽數之奇二四六八十是陰數之偶而器者陰陽奇偶之寓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奇數屬陽律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偶數屬陰呂以古人制器之微律呂至於稽

擬造化而作則參天兩地是豈徒數而然者含蓄本意未發出蓋天地之間陽道常贏而陰道常乏贏有餘也乏不足也陽之數奇常有餘陰之數偶常不足又見下注陽之數進而用九天之中數五一三在上七九在下故曰進而用九陰之數退而用六地之中數六二四在上八十在下故曰退而用六今而黃鍾之數以九而參天之陽黃鍾陽之律其寸有九九而九之凡八百一十分而當歷之一統所以合參天之數林鍾之數以六而兩地之陰林鍾陰之呂其寸有六六而六之凡三百六十分而當期之日所以合兩地之數至於律呂之相生而必以黃鍾起數之始本出處黃鍾之宮是為律本又隋律歷志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

之始也此即陽先於陰而奇為偶所宗也本文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陰陽相生自黃鍾始天地之數陽以肇乎陰參天兩地之數始於天律呂之數陽以首乎陰六律六呂之數始於黃鍾數之所始即器之所法總上器數二字說主意古人豈以臆度而準造化哉包參天兩地意班固志漢律歷言律呂參兩之法叙本文而以黃鍾之九為律之首林鍾之六為呂之首本出處初九律之首初六呂之首夫九之於六陽有餘而陰不足也陽之九數有餘陰之六數不足見前注律之於呂陽先陰而陰承陽也一律與一呂相間律居呂之先呂承律之後黃鍾之起

十二律一陽之生萬物也主意在此懸破題必有為之宗者一句器於此乎制法於此乎立包器數意漢儒如固亦知古人制作之遺意歟取班固志律呂之言律呂參天兩地如何請因固志律歷而申之

固之志曰皆參天兩地法也直述本文起文脈不斷夫參兩天地吾易法也以易之數為證　本出處下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非律法也問說易數與律數不同

固何所見而有是言哉難班所述之言蓋吾易之法解上文一陽萌動於地雷之復易復卦五陰在上一陽在下　本卦云雷在地中復

由是歷臨泰壯夬至乾為左行之陽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歷姤遯否觀至坤為右轉之陰一陰為姤二陰為遯三陰為否四陰為觀五陰為剝六陰為坤所以妙出入而神闔闢者復之一陽實肇之謂六陰六陽之數自復之一陽始　易繫辭一闔一闢謂之變云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若夫制律之法起於黄鍾九寸之管陰陽之數始於復亦猶律呂之數起於黄鍾由是太簇至中呂為下生之陽一陽黄鍾二陽中呂三陽太簇四陽夾鍾五陽姑洗六陽中呂本文注陽生陰曰下蕤賓至應鍾為上生之陰一陰蕤賓二陰林鍾三陰夷則四陰南呂五陰無射六陰應鍾本文注陰生陽曰上上生六而倍之如林

鍾生太蔟南呂生姑洗應鍾生蕤賓大呂生夷則夾鍾生無射皆三分益一下生六而損之如黃鍾生林鍾太蔟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皆三分損一其皆自黃鍾而來十二律起於黃鍾之一即易之法一陽以生天地之萬物萬物相生始於一陽律之法以黃鍾之陽而生律呂之萬變十二律相生始於黃鍾此極動生陽極靜生陰用周子太極圖語無物不統於太極亦無物不具乎太極用周子太極圖解語律之器孰謂不存易之道哉律之有黃鍾猶易之有太極嘗即律呂而考之考究律呂之制渟古之葦籥女媧之笙簧律呂所由始也記明堂位葦籥伊耆

氏之樂也注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號又女媧之笙簧注女媧三皇承伏羲者辨雌雄於𪅱羽分左右於陰陽律呂所由用也前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之嶰谷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𪅱羽鳳也詩鳳凰于飛𪅱𪅱其羽夫律呂一器也而參天兩地也何居將本題設問粵自太極肇分易數以洩答從原頭說來易繫辭易有太極一三五七九天數之奇也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見易繫辭參天之數進陽於有餘而易用九焉與律之數用九同應冐子陽之數進而用九求之於律則黃鐘太簇姑洗陽之陽也十一月律中黃鐘正月律中太簇三月律

中姑洗皆是陽數之奇然一陽為十一月三陽為正月五陽為三月令黃鍾太蔟姑洗皆以陽數應陽月是謂陽之陽也

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

五月律中蕤賓七月律中夷則九月律中無射皆是陽數之奇然一陰為五月三陰為七月五陰為九月令蕤賓夷則無射以陽數應陰月是謂陰之陽也

陽常羸而律之九數足以參天之一三五矣

見前注應冒子黃鍾之數以九而參天之陽

二四六八十地數之偶也

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見易繫辭

兩地之數退陰於不足而易用六焉

與呂之數用六同應冒子陰之數退而用六

求之於呂則大呂夾鍾中呂陽之陰也

十二月律中大呂二月律中夾鍾四月律中中呂皆陰數之偶然二陽為十二月四陽為二月六陽為四月令大呂夾鍾中呂

皆以陰數應陽月是謂陽之陰也林鍾南呂應鍾陰之陰也六月律中林鍾八月律中南呂十月律中應鍾皆是陰數之偶然二陰為六月四陰為八月六陰為十月今林鍾南呂應鍾皆以陰數應陰月是謂陰之陰也陰常乏而呂之六數足以兩地之二四矣見前注應冐子林鍾之數以六而兩地之陰之不特此也更推廣說去十二律起於黄鍾之宫本出處見前注左行而生呂下生六呂右轉而生律上生六律求之天地則一之數自南而起冬至子之半而萬化根焉前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又邵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陰其有不宗於陽者乎陽先陰而生乾坤為大父母而黄鍾至

中呂蕤賓至應鍾之太陰陽即參兩此乾坤也乾六陽之極為大父坤六陰之極為大母黃鍾至中呂乃陽月之極蕤賓至應鍾乃陰月之極是為太陰陽　邵康節云乾坤為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復姤為小父母而黃鍾於大呂太簇於夾鍾之小陰陽即參兩此復姤也復一陽之始為小父姤一陰之始為小母黃鍾之陽間以大呂之陰太簇之陽間以夾鍾之陰是謂小陰陽析木星紀之次鶉首鶉尾之躔仰而參之皆天之陽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馬而辰在析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馬而辰在星紀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馬而辰在鶉首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馬而辰在鶉尾並見禮太師注燕齊秦趙之分大梁魯晉之墟俯而兩之皆地

之陰於律為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云云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分野並見郡國志六上以象六氣之神進而生六律之陽五下以法五行之運退而生六呂之陰旁而通之又皆參天兩地之妙參奇也兩偶也奇數參天偶數兩地夫天地以一陽而肇陰陽之化育太極動而生陽有陽而後有陰律呂以黃鍾之一而肇上生下生之經緯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律呂一陰陽也陰陽一天地也天地一太極也總結

前意孰謂固漢儒也而能窺古人之用心歟（前取班固志律歷之言）嗚呼揚雄之草太玄也終於八十一家取黄鍾之數而推之也（揚雄傳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帝之歷焉）鄧平之造歷也終於八十一分取黄鍾之數而乘之也（前律歷志洛下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與鄧平所治同名曰陽歷陰歷陽歷先朔月生陰歷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遷用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黄鍾以陽律之九積八十一而周流變化無盡焉（同上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凡

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黃鍾之實也注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故自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降至應鍾而極而黃鍾獨為十二律之首見本題注及圖猶一陽之復萬物化醇而宇宙民物由此造也乾陽坤陰由此運也應原題用復卦事一陽肇於黃鍾至應鍾而極猶一陽生於復至純乾而極參兩之法至此極矣繳盡大講意雖然易之數先天之數也原題已用易至此又用易為證先天之數由中而起中者天地之至數也天之中數五注一三在上七九在下地之中數六注二四在上八十在下見律歷志故乾一至坤八而復為

之中一陽生於復而復居乾坤之中律陽而呂陰而黃鍾亦起於中陽肇於黃鍾而黃鍾居律呂之中今觀仲冬之月陰窮陽返而黃鍾之氣應焉非中而何哉記月令仲冬之月律中黃鍾故曰中心法也以中為主雖易之法亦律之法也總緻中數之說律歷志黃者中之極君之服鍾者種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此言數而本於理之妙漢儒家法未之有間也責漢之諸儒不知中之說非特固不知也吾於固乎何責謹論

順題發明格　與王道之端論同幾字主意

天人分際如何論　　陳協道

出處前漢儒林傳序公孫為學官悼王道鬰滯迺白丞相御史言制曰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官興禮崇化厲賢謹案詔書律令明天人分際

立説天人之分是相判相判之勢天人之際是相與之幾其勢雖相判而其心甚欲相合人君能察其相與之幾而使之合則相判之勢可以合否則合者終一際而分之上下又判乎其不相合矣

批云文脉貫串如聯珠文勢轉摺如弄丸此止齋筆法也時文中久不見此作

論曰隱顯之判者勢也〔言天人之分勢字是分〕而其所以相與者則幾也〔言天人之際幾字是際董仲舒策云天人相與之際〕幾之相與甚可畏也〔先提起幾字說交際之意〕於其可畏而忽之〔接上可畏字反說學陳止齋文〕必至於孤其相與之心而成是相判之勢矣〔反說天人之際不相與則天人之分相判〕古之聖人知天人之勢雖相判〔穿上勢字說分意〕而天人之心則甚欲其相合〔相合只是相與說際字意〕以甚欲相合之心而拘以相判之勢〔又申上文〕則吾所以使之合者〔穿上合字〕最莫難於一際之幾也〔照主意幾字〕此幾也所際如所欲焉〔又穿上際字幾

字則勢之判者雖不能以不異 穿上勢字判字說分意 而此心之所以相與者未嘗不往來於其間 相與之際是幾 一或歃然於其心 反說歃音缺 吾恐其合者纔一際 穿上合字 而分之上下者又遼遼乎其不相屬矣 不合其際則其分判矣 嗚呼天人交際之幾豈不甚可畏哉 照主意幾與接題可畏字 君人者當於其幾者而深思焉可也 穿上幾字 天人分際如何吾於漢儒林傳深有味於斯言 學本出處 抑漢人能言之其幾則未必能察之也 抑漢人不知天人之幾為後面張本 嘗試論之穹然而上者為天藐然而

下者為人此其勢本相遼而不相屬也說天人之分應冒子勢字勢不相屬則欲其心之相與也亦難說出天人之際應冒子相與字然而有幾焉是不可以不察也應冒子幾字察字今夫賤臣扣胸也而霜亦是學止齋文法　燕鄒衍傳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係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江淹曰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也孝婦茹冤也而旱前漢于定國傳云云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人亦何德於天也而天之於人也每數數然用情以上說天之心欲與人相合慶雲也而歌宋符瑞志帝舜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唱之曰慶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云云）暑雨也而怨咨（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天亦何意於人也而人之於天也喜怒往往緣之而起（以上說人之心欲與天相合用董仲舒策語）嗚呼此可以見其甚欲相合之心矣（應冐子相合之心字）故自其勢之異者而觀之則上下之判者分也（分是相判之勢應前勢字）自其心之微者而察之則幾乎相與之一際也（際是相與之心應前心字）善惡之關禍福之門也（天道福善而禍淫）惠逆之括吉凶之的也（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若然者天人之一判一合非於天乎自皆於幾乎自也（歸幾字上應前判字合字正說）

於幾乎自而我不察其所以相與之幾又傳過上文應冒子察其幾字反說則其心之欲合者寧不缺然於驟合隨散之際乎應冒子吾恐其合者纔一際而分之上下者又遼遼乎其不相屬嗟夫天人之心驟合而隨散甚非世道之福也又傳過上文謂天人之心甚欲其相合是以古之聖人其察諸此也熟矣應冒子察其幾意仰觀諸天見其星辰之運動日月之流轉順而無逆也常而無變也天之勢如此則不獨曰此天之所欲也則亦曰是人之所欲也天意欲與人之心相合俯觀諸人見生齒之繁滋獄訟之衰息安而不

危也怙而不驚也人之勢如此則不獨曰人之所欲者如此而曰雖天也亦欲之人之心欲與天之心相合後一股與前一股相對故夫察天之文非懼禍也書舜典以齊七政注舜察天文以審已哀人之窮非市恩也莊子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又見韓文一政事之施必致其謹書無逸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云云和我庶獄庶慎一號令之發必欲其臧書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非惴惴焉為是自貶也接上生下誠恐夫上有以干天和下有以拂人意其於相與之際或不滿於我應主意相與字而其合者不能保其散之

不易易（應前合字散字）此其幾至可畏也（應冒接題幾之相與至可畏也）嗚呼何可忽諸此哉（應接題於其可畏而忽之）昔者嘗讀揚子見其有聖人和同之際之論（揚問神篇聖人存神索至云云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雄之立為此論辭亦已矣（推原揚雄本意）可已而猶未已猶有所謂使之混然無間者焉（見上注無間字形相與意）雄豈贅辭哉（接上生下）雄非贅也是幾說也（應主意幾字）欲其分之相遼絶者而心之相和同也（應前分字心字）心相和同則勢雖異而實混然無間也（應前勢字無間字繳）抑其所以混然無間者則在於際之之幾

引無問字歸在幾字上 使之常合而不使之乍合乍判也雄之言有旨哉應前合字判字取揚雄之言 不特雄也昔者舒也嘗於對策而為帝言之矣又舉董仲舒之言為證 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仲舒對武帝云云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凡論用相與字可畏字皆本諸此 夫畧其所未分而惟以際言唱出際字 舒之望帝能察其幾以和同天人之心者切矣應前察其幾字 柰之何帝之不察此歟謂武帝不能察其幾 天旱也而乾封本紀天漢元年旱帝曰天意其在乾封乎於是封泰山 人盜也而直指同上瑯琊羣盜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

等衣繡衣杖斧分捕剌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其分之遼遼而際者曾不一見說武帝時天人之分已判而天人之際未相合建元元光以後漢事槩可見矣建元元光皆武帝年號詔令訓辭徒言之何益見本題注說武帝時詔書律令徒言天人分際何益噫漢往矣不必論也擺去漢意後之於天人分際者暗推尊今日有能於舒與雄之所謂相與無間者而深長思之亦可以過半耳總前揚雄仲舒所言謹論

順題發明格　與天人分際論同幾字主意

王道之端如何論　李瓘

出處　前漢董仲舒策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立說　端者初也初者幾之所伏幾者是非之界仲舒之告武帝使之求王道之端是其幾之善者果能由是而行之則純乎理而不雜乎欲純乎王而不雜乎伯也

批云　以幾字主意說新文老語精意婉中間只說武帝好處大有含蓄佳作也

論曰於君心之初而決其幾幾指端字周子通云誠無為幾善惡則純

乎一天理矣（純乎天理是王道）蓋天下之事莫不有初亦莫不有幾初者幾之所伏也（演説上面初字幾字）物初而美幾則美惡判焉（本通書幾善惡之語又見下注）人初而善幾則善利界焉（本孟子孳孳為善孳孳為利之説）心初而純幾則純駁分焉（本近思録物初而美人初為善之語）其幾最可畏也亦在乎審其初而已（總幾字初字）英明之主出而作新萬物（暗説武帝）此世道之一初也亦君心之一初也（昭上初字）於斯時也而且求其為治之端（唱出端字）是其幾未失也（端即是幾）善告君者（暗指仲舒）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入其

心說王道之端苟非出於是者則不敢以陳於前孟戒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使吾君於其幾之善者而行之照主意幾字則純乎王而不雜乎伯純乎理而不雜乎慾常如此心之初矣照初字純乎天理是王道雜乎人慾是伯道然則仲舒當武帝初年董仲舒於武帝元光元年對策特舉王道之端以為告而絕口不言霸此說得之湯壽帝王顧所行如何論意豈非王道純乎天理也端者決其幾於君心之初乎應破題語王道之端如何請申之道在天地間亦一陰陽之氣爾以陰陽之幾喻君心之幾說得廣大而人主之新政則

又混元立極之時也（以混元喻君心之初）然天地其有初乎開天地之初者固今日（把天地之初與君心之初合說用柳子厚封建論起語）陰陽其有幾乎決陰陽之幾者亦今日（把陰陽之幾與君心之幾合說）何謂初（喚起初字）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應初字見易乾卦）何謂幾（喚起幾字）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是已（應幾字見易繫辭）夫當資始之元而求先見之吉非王道之端在是乎（總上兩股舉證）

（歸題意）此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見董仲舒策）每於理慾純駁未分之初而首以是幾告其君也（仲舒對策）

在元光元年何則發問以下引三物為譬初如日之方旦幾則有明晦之候初如泉之始達幾則有清濁之分初如車之發軔幾則有正邪之岐以三物譬喻君心之初與幾字初則全善幾則介乎善惡之間君心其一太極之初也語録心即太極迨夫萬事出善惡分則其道有純駁之判此其幾豈不大可畏哉用周子太極圖中語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君心善惡之幾與上譬喻一同商君於秦孝公強國之初年而投以三變之術終以誤秦於異日者此幾也史記商君傳衛鞅見孝公説公以帝道不悟復説以王道不入復説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鞅封於商號

商君也此幾之不善者董公於漢高帝創業之初年而教以仁義之說終以開漢四百年者亦此幾也高祖本紀三老董公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云云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云云此三王舉也此幾之善者微哉幾乎上接幾字其始也毫髮相去其終也天地遼絕可不早辨於其初乎歸初字此仲舒舉其端以告武帝獨於王道拳拳焉舉本文是亦幾善之說也用周子通書語主意幾字本此斯道也何道也唱出道字用韓原道語見下注以下末說仲舒所對且說王道之源流自人心道心之幾一決於十六字之間舉幾字為證荀子人心道心之幾惟君子為能知之又書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率是道也韓原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云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以上是幾之善者彼齊晉數君齊桓公晉文公管晏諸子管仲晏子與夫蘇張申韓者流蘇秦張儀申不害韓非其言則功利管仲晏子言功利其術則縱橫蘇秦說七國合縱攻秦張儀說七國連橫事秦並見史記其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用韓原道中語 以上是幾之惡者且帝欲聞大道之要亦嘗有志於此矣至此方引武帝事來武帝本紀帝策仲舒云云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抑不知帝之所謂道者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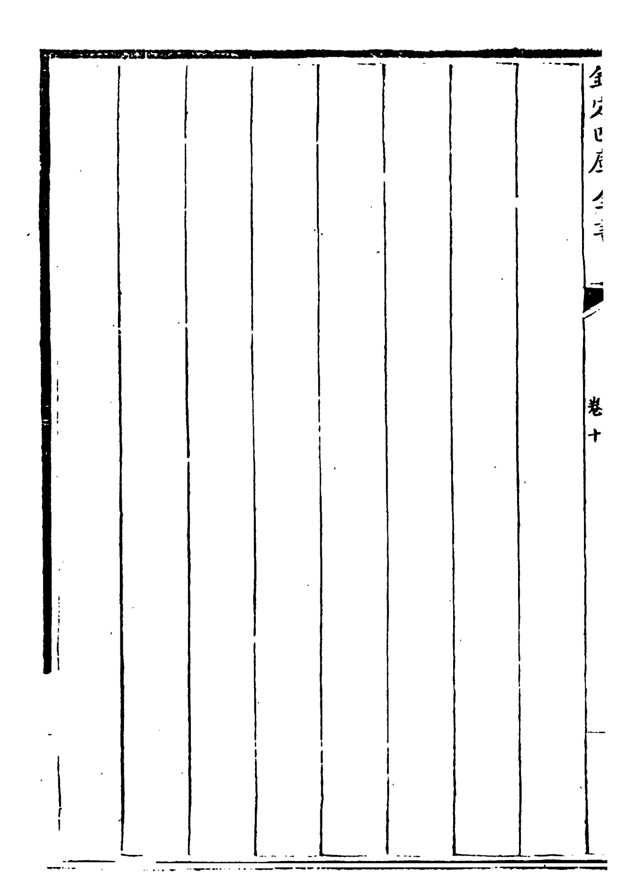
何道歟喝出道字且疑辭喚下文用武帝實事與王者事合說觀其初年舉賢良
則與禹之籲俊同本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又
書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求直言則與湯之從諫同見上
注又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奉高年則與文之養老同建元元年詔曰
云云古之立政鄉里以齒云云先耆艾奉高年又孟子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此時此心可以
王矣用孟子語揚武帝之美處然王伯之分一間相去理欲界限其
隔幾何學危科為治顏力行何如論文說幾者乃善惡之界二者之端茍有所
未決則其幾真可畏也應主意幾字以上說武帝過仲舒對策今仲舒言

道而必歸之王言王道而必謂之端叙本文是端也其初也亦其幾也解析題意分曉故於兩端之間擇其幾之善者而告之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周子通書幾善惡曰正心則邪氣不得干董仲舒策正心以正朝廷云云有邪氣干於其間曰任德則刑罰所當後同上王者承天意以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以成歲也曰體元以居正則不可不謹其始同上臣謹案春秋謂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正心也任德也體元以居正也皆王者之道也此其端亦大矣總上三項事皆歸之王道之端使帝也於

此而决其幾主意幾字應破題語常正心常任德常體元居正總上
文此是幾之善者毋初以仁義而終以功利仁義是王道功利是伯道毋初
以道德而終以權謀仁義是王道權謀是伯道毋初以正論而終以
邪說正論是王道邪說是伯道則帝之心純乎天理應破題語而漢之治
亦純乎三代又何有末年之事不說武帝末年不好處語有含蓄雖然
亦在乎所學何如耳末歸之學亦是六經道之寄也王道在六經中使
帝之表章武帝表章六經於詩而必知正始詩關雎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於春秋而必知為元見前注於中庸而必知造端中庸造端

乎夫婦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用經語則堯舜之道可至也而況於王進一步說抑當時師友淵源如董仲舒一人者真王佐才也本傳贊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云云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儻使之終身勸學於武帝之側則舒其伊呂乎帝其湯文乎見上注議論儘好吁謹論

二篇皆以幾字爲字面可以參看



就題輕重格　此篇與葷鑑正位廣居大道論同意

王者寛大仁厚如何論　王闕名

出處後漢郎顗傳王者宜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動元氣含養庶類

立說以仁為天地之心寛大與厚為天地之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所為心者也聖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寛此仁也大此仁也而厚亦此仁也必能與天地同其體矣葢指下文有順動元氣等語元者仁也故以仁字為主意

批云字面官樣地位開闊無蹇澁畢污之態可以為省試作文之法

論曰聖人心天地之心指王者之仁以仁字為主意見接題注則天地吾

其體矣指寬大與厚天地之塞吾其體西銘蓋仁天地之心也朱文公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接便喝出仁字天地之所以并包容載而極其體之不可窮者并包容載指寬大與厚字皆此心之仁實基之寬大厚自仁中出聖人中覆載而立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與天地同其體者非難此是寬大字而與天地同其心者實難此是仁歸重在仁字上心者體之所由充也有仁則有寬大厚用孟子氣體之充語吾所以存其胸中者人慾淨盡天理流行用朱文公語吾心其仁矣仁是主意其一太極之渾涵矣應破題天地之心意廣而充之寬此也大

此也而厚亦此也豈與天地異體哉充此仁則為寬為大為厚　應破題天地之體字知天地之體之為寬大且厚而不以天地之仁心充之反說根本之未立根本是仁吾恐限量之所至猶未免乎淺狹無仁字則無寬大且厚正與覆載之體判然二矣豈天地之所望於聖人者哉如何得與天地同體王者寬大仁厚如何郎顗以順動元氣言本題注吾喜其暗合於仁之義謂元者仁也為後面相應請索言之天之寥然穹然而寬以大也寥遠也寬大也地之隤然屹然而厚以載也隤大回反柔貌也　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篇以天地立說故題下以天地爲譬

運亭毒而無端包散殊而無外至寬大者孰如天再說天之寬大處負流峙而不重生動植而不窮至厚者莫地若再說地之厚處以天地之寬大與厚比聖人人見其體之若是也孰知其所以充此體者有心以爲之地哉天地寬大與厚之體亦自仁之心出來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易乾卦云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易坤卦云云此其心也所以周流乎其體者也天地惟有仁之心故有寬大與厚之體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然混然中處引過王者身上來用張橫渠西銘語則夫兩間之所

望於聖人之意固有在也（應眉頭天地所望於聖人意）民吾同胞物亦吾與（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舉天下之飛潛生植顛連無告者其責皆在於我（同上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吾求以覆之包之容之養之則非有以極夫至寬至大至厚之體未易以淺中狹量言也（聖人寬大與厚之體亦如天地之體）世之樊牆比鄰自為分限者（用與論文私於家者隅樊牆而分比鄰）非不能大其體之咎而不能充其本心之仁之咎也（世之人無寬大與厚之體以其無仁之心故也）乾之所謂博化施普（乾卦德博而化又德施普也）坤之所謂含弘

載物坤卦含弘光大又厚德載物玆寬也大也厚也曷嘗不自一元之仁充之哉謂乾元之寬大與厚皆自仁中出來是心也就乾坤上引過禹湯文武謂數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一禹湯文武之所以與天地並而後之言仁者莫加焉者也舉三王實事講何則禹之大見於功左禹之功其大庇民乎證題大字湯之寬見於代虐書伊訓惟我商王代虐以寬　證題寬字周家之忠厚著見於行葦勿踐之微詩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云云牛羊勿踐履　證題厚字夫想其時總說禹湯文武之時動者以育魚鳥之動者得所養育植者以蕃草木之植者得以蕃盛魚鼈者以衣食向之遭溺者幾為魚鼈所害今皆得其衣食之

奉而塗炭者以衽席向之遇難者如坐塗炭之中今皆安於衽席之上舉天下之大無一民一物不囿於吾幷包容載之中真與天地同其體矣應胃子天地吾具體語以上說寬大與厚字而數聖人之所以立心者何如哉應聖人心天地之心以下說禹湯文武之寬大皆自仁中來曰思溺曰泣罪仁之一視也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又通鑑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曰祝網曰視民如傷仁之惻隱也史記商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又孟文王視民如傷後之論其仁者曰本曰身曰積曰累真有以

立天地一元之心矣前漢三王本仁祖義又孟子湯武身之也又周積德累功應冐子天地之心字又應元字其著見於三者之用固應爾邪有仁則有寬大與厚春秋戰國天地一元之氣幾於礫裂而無餘接上元字反說前輩云分張太和礫裂元氣桓文則假仁孟子五伯假之也梁惠則不仁孟不仁哉梁惠王也蝨賊之以申韓申不害韓非學刑名之人畦畛之以秦越韓文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迫促淺狹之氣亦隨以應之不仁則不寬不大亦不厚了而若民若物無復見三代涵養容覆之澤不忍言也不如禹湯文武之時應上面續天地一元之脈於既絕其

有望於漢乎接前一元字生下文然孝文之篤厚仁之近似也先揚前漢文帝本紀風流篤厚禁網疏濶惟其止於幾措則薄昭之誅不能不傷其厚者後抑同上幾致刑措又薄昭殺漢使者帝使羣臣喪服哭之乃自殺孝宣帝之寬大仁之雜霸也先揚宣帝本紀數詔公卿務行寬大又元帝紀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惟其德不純任則趙蓋韓楊之寬正與寬大背馳爾見上注又趙廣漢寬饒韓延壽楊惲皆被殺況下此者哉文宣二賢君且盡未得餘人可知郎顗言於東都舉本文既曰王者寬大仁厚而又繼之曰順動元氣見本題注豈不謂元者仁

也（解上元字）仁者天地之心也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則曰寬曰大曰厚可與天地同其體矣（收拾一篇之意與冒子相應）其如世主之不能盡仁何（反說一句繳盡）雖然天地之心未嘗泯也天地之望亦未嘗替也（天地之心天地之望應冒子語）仁道之大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得前輩議論）苟能充之天地之師吾其性則天地之塞吾其體矣（用西銘語）接三代泰和之脈而軼漢唐人主畀汙淺陋之功（揚子泰和其在唐虞成周乎）正有望於寬大仁厚之治（暗指今日）故曰行王道而王（用魏徵傳語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謹論

就題輕重格　此篇與前篇王者寛大仁厚論同意

廣居正位大道如何　　章鑑

出處　滕文公下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立說　朱文公集注曰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此篇本文公之説又就仁義禮三者之中歸重於仁以仁為禮義之主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一毫私意不得以臨吾廣居焉則動容進退何莫非禮周流洞達何莫非義所謂正位大道豈吾廣居外物哉

批云　本先儒之説而參以己意理學玲瓏議論正大可為後學模楷

論曰一理混融之天一理是仁指廣居萬理流通之地也萬理是禮與義指正位大道夫有此天即有此理包仁義禮意廣而非隘正而非他大而非小也且家說三箇仁是廣居禮是正位義是大道未說出以仁為禮義之主自夫人不能天其天也性以情窒理以慾蔽性為情所窒塞天理為人欲所蒙蔽則為不仁方寸之間自為町畦而所處者隘矣不仁則其居不廣於是遷奪流蕩而正者日以他禮之位不正拘攣淺狹而大者日以小義之道不大以上隘字他字小字皆與接題相串然則亦是理之末融耳又歸在仁上何則曰仁也者天下之廣居也禮其

正位而義則大道也（且解析本題之義本朱文公之說而未說出主意）要必真見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摘出仁字為主意此句用朱文公議論）而一毫私意不得以隘吾廣居焉（應前隘字仁是廣居）則動容進退何莫非禮（有仁則有禮是正位）周流洞達何莫非義（有仁則有義是大道）而所謂正位大道固在我矣夫豈以廣居為外物哉（見得禮與義皆自仁中而出）吁一理融萬理徹茲其為一貫之妙歟（應破題語）

（用伊洛諸儒議論）廣居正位大道如何請因孟氏之言而先推衍仁之說（主意在仁上）且仁果何物乎（喚起仁字辨論）在天為命（朱文

公云天所賦為命在人為心同上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也在四德為元在四時為春同上仁在四德為元在四時為春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仁包禮義　記祭儀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彼愛牛易羊仁之小耳孟齊宣以羊易牛云云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移民移粟仁之偏耳孟梁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抑又仁之端倪耳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以上反說仁字居不廣必天地萬物與我無間然後仁而小有限隔非仁也以上正說仁字形容廣居意　朱文公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必物我內外一脈

融貫然後仁而彼善於此非仁也用呂與叔克己銘意又孟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自其廣者而充之正說仁之廣居則視聽言動必以其禮而正者可與立禮自仁中出語顏淵問仁云云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簡易平直行所無事而大者可與行義亦自仁中出藝文志六經之道簡嚴易直又孟子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有是廣者而自隘之反說仁之居不廣則禮不足以制欲而正者為他適無仁則無禮書欲敗度縱敗禮又揚子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義不足以勝利而大者為小用無仁則無義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吁仁之道固何如哉歸在仁上正說斂之可

以宅吾心普之可以宅天下宅字形容居字書克宅厥心又光宅天下渾然大同物我無蔽其廣居之氣象乎記禮運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形容廣居字開濶且吾何以知廣居之為仁也又喝起仁字辨論廣居之意洞然八荒皆在我闥非廣居乎呂與叔克己銘語萬境俱融畛域不立非廣居乎語錄一境徹萬境融以民物為同體以天下為一家非廣居乎見前注又記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體而長人者此也易乾卦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推而保四海者此也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焉者亦此也語顏淵問仁云云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以上一段形容仁之廣居處自此以下說仁包禮義故履而為禮則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而正位立孟子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萬物皆備於我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而正位立見前注暗室屋漏昭於神明尸居龍見對越上帝而正位立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記尸居而龍見又朱文公云潛心以居對越上帝宜而為義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而大道行書洪範云云天下為公是為大同而大道行記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云云是為大同君子可履而小人亦可視賢者可由而愚夫愚婦亦可行而大道行詩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又中庸

賢者過之云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云云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帝駁王馳而不知古今之為終始以下充廣本題意用與論文鳶飛魚躍而不知天淵之為深溥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雲行雨施而不知品物之為流暢易乾卦雲行雨施又品物流形一境混融萬境昭徹洞洞屬屬皆吾廣居中物耳用諸儒語錄中議論以正位大道皆歸在廣居上正位何有哉大道何有哉總結上文語健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則居天下之廣居而所謂正位大道者其用任吾身以上正說古者帝王以仁包禮義若夫老莊之虛誕以下反說莊周老聃皆尚虛無之學管晏之功利

管仲晏嬰皆齊人尚功利之學斯高之慘刻李斯趙高皆秦人尚慘刻之學蘇秦張儀之縱橫捭闔蘇秦說七國合縱攻秦張儀說七國連橫事秦並見史記是皆自隘其廣居而位非正位道非大道者也以上文反說後世之不能以仁包禮義孟氏舉廣居正位大道之言而答景春之問本出處景春問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云云其言粹矣取孟子之言是愚因其言而以仁義禮三者實之祖朱文公之說而且主於仁之說以仁為主是主意緻得老健無冗辭雖然此非愚臆說也謂已之說有所祖引證孟氏之言曰仁宅也禮門也義路也孟離婁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萬章下夫義路也禮門也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曰宅也曰門也曰路也非廣居正位大道之異名乎廣居即仁宅正位即禮門大道即義路人能安是宅則能出入是門矣則能由是路矣總上文以廣居包正位大道抑問仁之方可聞歟又歸仁上結末是學方岳聖人之道出乎一論曰一而已矣見下注一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周子通書聖學章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云云

謹論

形容題意格　與陳自然君子之教如時雨論同意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論　黃龍友

出處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立說　謂後聖人之心與前聖人之心相遇是雖間其道於數百載之下而可以知其道於數百載之上蓋以心聞道非以耳聞道故可以傳其不傳之妙使湯之心不與堯舜遇文王之心不與湯遇孔子之心不與文王遇何以一聞之頃而遽知是道之微

批云吐胃中之微辭繹前輩之緒論理學了了文勢滔滔發明數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

論曰傳道而得不傳之傳後聖聞前聖之道於五百載之下而能知前聖之道於五百載之上是謂傳其不傳非此心之迭相遇不能也以後聖之心與前聖之心相遇故也夫道何嘗一日不可傳哉傳字本韓原道又見題下注特患乎未有所遇爾遇字本呂東萊顏子論奚為遇喚起遇字辨以我之有近彼之有彼此皆有是道方相遇亦是前輩議論耳不可得而間所以間者心也心相遇則能聞其道間以心故間雖在於已傳之後而知則在

於未傳之先矣聞在於五百餘歲之後而知在於五百餘歲之前是之謂遇應上遇字遇則不相拒不遇則不相受一正一反對說用古文不相受而求以相傳反說雖終日相接而恍若無知者而又安可以不聞聞之也心不相遇雖見亦不知何以聞而知之聖人迭出而為吾道宗主暗說湯文孔子不有遇之何以傳之反應遇字傳字苟遇矣非以道傳道以心傳道也正說心相遇則可以聞而知之是雖上下數百載間湯文孔子相去各五百載謦欬寂寥影響不接耳不聞了謦欬字莊子欬音槼猶聲音而一脈貫通固已領會於無言之表以心間道又何必也

口授耳聽而後謂之聞目擊首肯而後謂之知也哉抑問聞知二字說得響　孟軻氏七篇之終論湯文孔子相去五百餘載皆謂其聞而知之見本題注豈不以湯文孔子之聞道雖在五百載之下湯文孔子之知道則在於五百載之上說聞知二字分曉　向使湯之心而不迭與堯舜遇文王之心而不迭與湯遇孔子之心而不迭與文王遇遇字是主意詳見題意何以一聞之頃而遽知此道若是之微耶反說聞知遇二字有力　遇之於心萬古如一日正說遇字遇則聞而知　不遇於心勿求於聞

可也反說遇字不遇則不聞而不知學孟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句法此不傳之傳所

以為傳之妙也應破題語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請得以廣其

說嘗讀韓子原道一編舉此為證觀其論列聖相承所傳

之道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見韓原道全文

破題傳字本此竊怪夫堯舜禹聚會精神於一堂之上堯舜禹君臣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文武周公啓佑繼承於一家之

中文武周公父子也　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其見親見

其言親言固可謂之傳矣以上且說禹之於堯舜周公之於文武是見而知者固可以傳道湯文相去世代逾遠周孔窮通聲迹已殊而亦謂之傳何歟由湯而至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此數聖人相去已遠不如當時親見者亦謂之傳道何也吁此其所以為不傳之傳也應破題傳其不傳字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近其有則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難說遇字一正一反下用與論文前篇亦用此二句況以道相傳而傳於不相遇者耶反說傳字遇字有力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玩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設譬此猶以道

（而傳於不相遇者）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此猶心與聖人相遇者）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睹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此猶不求傳道而道自傳）何則彼固有以遇之也（歸在遇字上）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睹不可閉（以上皆是出入古文說得遇字透徹）大哉遇乎其吾道一脈之所繫乎（歸在主意上來）夫心不遇焉雖同堂合席何啻藩牆爾汝之不相入（反說遇字心不遇雖見之亦不知道）心苟遇焉將神交意契於千萬世之下而又安有毫

髮之差也［正說遇字心相遇雖間之亦可知道］何也［再喚起上意］遇而非傳也［主意］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轉過上文辨論］世固有終身疲道路或不盡知其險要［用舉譬此比見知者］而指山畫谷者乃得於不出户之儒［此比聞知者老子不出户而知天下］把手論交情者或不盡知其辭色［此比見知者］而洞見肺腑者乃出於未傾蓋之士［此比聞知者見前漢策傾蓋如故以上四句襲黄萬里見知聞知論在前集］此所謂遇之真也［歸在遇字上］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其殆迭相遇之真歟［見本題注應遇字］不然何其遇而順

順而契也亦是用顔子論文彼其所謂遇者下論遇字非謂前者之言能啓人而後者之聽能聽人也指見而知之者言而能啓人之聽也傳上文則丹朱聽之矣堯之子丹朱不肖商均聽之矣舜之子商均亦不肖管蔡之徒聽之矣周公之兄管叔蔡叔皆不賢何爲不傳之父子兄弟而傳之五百載之後也謂當時見者不如聞者之心相遇也

本題注然則前聖之傳傳不以言後聖之傳傳不以耳傳道不在口耳之末傳不以言則言者心也傳不以耳則耳者亦心也傳道在乎心之相遇以前聖之心觸後聖之心是惟無合合則

遇矣（應主意遇字）精一允執堯舜未嘗口以授之湯也（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執中之旨湯自與堯舜不約劑而合（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則湯之心其所以知堯舜者久矣湯與堯舜固一遇也（湯去堯舜五百餘歲而其心相遇故聞而知之）日新又新湯未嘗口以語之文王也（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不已之運文王自與湯不符璽而契（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純亦不已）則文王之心其所以知湯者素矣文王與湯又一遇也（文王去湯亦五百有餘歲而其心相遇故

聞而知之作爻重易文王未嘗口以告之孔子也漢藝文志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而繫辭之作孔子自與文王不卬券而侔史孔子世家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又見上注則孔子之心其所以知文王者非一日矣孔子與文王又一遇也孔子去文王亦五百有餘歲而其心相遇故聞而知之不求堯舜於堯舜而求此心之堯舜不求湯於湯而求此心之湯不求文王於文王而求此心之文王此數語鑿策應目子耳不可得而聞所以聞者心也則遇者真而傳亦得其真矣應遇字傳字五百載之

前此一道也五百載之後亦此一道也已往之聖此一道也未來之聖亦此一道也（總本題之意文勢滔滔）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知焉知則無後（四句純用先儒語證知字切）此不傳之傳所以常聞於不聞之聞也（應主意總結）昔子貢常有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舉此一聞字為證見論語公治長篇）夫文章性天本非二道（引上文辨論）子貢聞之以耳而不聞之以心此所以但知文章之可聞遂謂性天之不可聞也性天之外豈有所謂文

章也哉子貢徒以耳聞夫子而不以心聞夫子吾甚悲夫子貢曰與夫子相接而日與夫子不相遇也貶子貢之心不與夫子遇故不知道若夫如愚之回則領會之固已久矣無他回之心與夫子遇也賜如回則聞一以知十矣抑子貢不如顏回語公冶長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參如回則無孝經矣抑曾子不如顏淵曾參志在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門人如回則無論語矣抑門人不如顏淵序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人人皆如回則無六經矣抑諸人皆不如顏淵孟子序孔子自衛反魯云云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又家語定禮理樂有經而道猶不傳何也

再嘆下意嗚呼應上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孔子之後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耶朋邪詖異幅裂鼎沸莫敢誰何不有孟子孰從而嗣其脈哉出入劉屏山文就孔子上過孟子來其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又曰我欲承三聖並見孟子滕文公篇三聖指禹周公孔子此時此心益不特與孔子遇且與文王遇不特與文王遇且與湯遇與堯舜遇矣謂孟子之心與數聖人相遇無有乎爾自知何甚明而自任何甚毅耶本出處下文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軻之間益異乎人

之所聞矣取孟子不然原道何以復繼之曰孔子傳之孟軻見韓原道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然軻死不得其傳之言則又驗矣吾亦未敢以是而疵韓子之說也見上注綴上文吾嘗謂道之傳與不傳繫乎心之遇與不遇引上主意而心之遇與不遇有天焉君子不徒謂人也過天字做論餘意何者道之大原出於天見董仲舒策天無心以道為心聖人無心以天為心程子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心順萬事而無情惟其以天為心故亦與天相遇點天字五百載而聖人始生見題注非聖

人之難遇也心之難遇也非心之難遇也天之難遇也歸在天字上故曰孔子聞諸文王文王聞諸湯湯聞諸堯舜堯舜聞諸天用誠齋易序語證天字切各五百載而始以心遇天豈啻其遇哉喚下意吾是以益悲夫此心之難遇而聖人之不世出也應心之難遇以天之難遇也吁聖人雖不世出豈無迭遇聖人之心於千百世之下者自任甚重謹論

形容題意格　與黃龍友湯文孔子聞知論同意

君子之教如時雨論

陳自然

出處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南軒解云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物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於彼之求也

立說聖賢之教人迎其所有而與之相遇則其天機躍然時雨及物迎其方發而與之相遇則其生意勃然聖賢之造化學者亦猶天之造化萬物皆要與時相遇而後其功易成也

批云　意脈本之南軒字面得之東萊發越透徹反覆抑揚讀之使人洒然如親承時雨之教

論曰道以遇而後傳　聖賢教人迎其所有而與之相遇而後可以傳道　此聖賢造化學者之妙也　造化見時雨意　夫聖賢一造化也　聖賢教人如時雨及物一般　造化澤物之功不能違乎時　雨之及物當其方發之時而潤之　則聖賢教人之術何獨不以時而造化乎　君子之教人亦當其可教時而教之　然時原於順順原於遇　應破遇字用東萊顏子論文　遇則道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　一正一反說應傳道字　故聖賢之教學者每迎

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迎其所有如人有受道之資而我能啟發之是相遇強其所無如人無受道之資而我強誘化之是不相遇從其有而迎其有則與之相遇而其功易搬上文迎其所有字正說強其無而納以有則與之不相遇而其功難搬上文強其所無字反說有如人心之善已萌天理之機已露自此以下是說自從其有而迎其有一段於是以吾之天觸彼之天一啓沃之而其天躍然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殆猶天之生物也遇如時雨意於芽萌甲拆之時而沛之以時雨用南軒議論發明見題注物與雨相遇而不相違而物之生意勃然矣應遇字違字而敎之

及時則有功　夫茍機之未至自此以下說強其無而納以有一段而求以啓發之善之未萌而強以誘化之彼固與道不相及也不相遇了又安能與吾教相浹洽哉浹洽字見時雨意教之非時則無功　此孟子以時雨言君子之教說出本文蓋謂之時則遇矣主意遇字既遇則教之入也易為功繳盡肖子意　君子之教如時雨請以是論

夫時之義大矣哉唱出時字議論　交相遇謂之時照破題遇字當其可謂之時記學記當其可之謂時　不先不後謂之時書胤征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天下之事時之未至聖賢不能先時而必

為時之既至聖賢不能後時而不為（以上反覆辨論時字）況夫以道傳人而不適其時可乎（照破題傳道字）人心雖有可化之機聖賢雖有能化之道（說教意生下文）然時未至則機未露雖有善道不能速化矣（反說時字　本出處解云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不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何則未遇故也（照主意遇字）遇則不相拒（應冒子從其有而迎其有則與之相遇而其功易）不遇則不相受也（應冒子強其無而納以有則與之相拒而其功難）使彼學者而未遇乎時之可（反說遇字）雖父兄不能發其端雖師友不能引其進（時未

遇則不可以教吾固諄諄然誨之抑詩誨爾諄諄固循循然誘之語孔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徒見其相扞格爾徒見其相拂戾爾扞格拂戾皆是不相入貌今夫天之於物也亦惟其時而已過時雨上來春而木以生夏而苗以長此是庶物生長之時於斯時而雨之則木且熾然華苗且芃然實矣物與雨相遇則成功易何則時固易然也歸在時上向使雨於秋而求夫木之華雨於冬而求夫苗之實此非庶物生長之時雖日潤之不可得也雨不與物相遇則成功難然則不遇夫生長之時雖造化不能以成潤物之功雨不遇時且無功孰謂

不遇夫可教之時聖賢能得夫學者之化哉教不遇時又何益昔者作易聖人知乾之為乾有雲行雨施之象焉易乾卦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而於乾之進德修業必以及時言之同上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而時過然後學記禮者亦深以是為學者戒記學記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舉二時字證題蓋時之不及固無以為進修之本中上文乾卦時字而過時而學不特學者勤苦而難成而教者亦徒勞而無功矣中上文學記時字舉此二時事一正一反繳題下意嘗觀夫子之為學也引夫子時事講自十有五而志學此一時也三十

而立此又一時也至於七十不踰矩則又一時也語為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云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聖人具生知之性抱誠明之資其於學也猶有次序先後之時而況學者之學聖人乎引聖人過學者身上使其當洒掃應對之時語十九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而教之以致知格物之功應時雨意是不種而溉也大學致知在格物是小學時致知格物物是大學時當洒掃應對當離經辨志之時記學記古之學者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大學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小學時治國平天下是大學時離經辨志是未耕而穫也應時

雨意以上皆反說君子之教異於是自此以下正說彼方惛惛也吾不強之以昭昭惛惛不明貌昭昭光明貌用孟子以其惛惛使人昭昭字彼方瞶瞶也吾不責之以灼灼瞶瞶不明貌灼灼光明貌以上二句說教人要及時意彼惟芽蘖可復也吾始從而滋沃之彼惟枝葉可養也吾始從而沾溉之彼惟根實可食也吾始從而潤澤之以上數句解如時雨意以巳之有迎彼之有有者自有無益之者用古文照肖頭迎其所有字即我之覺覺彼之覺無覺之者亦是用古文亦借用孟子以先覺而後覺字蓋至是學者之心與道遇教者之心與學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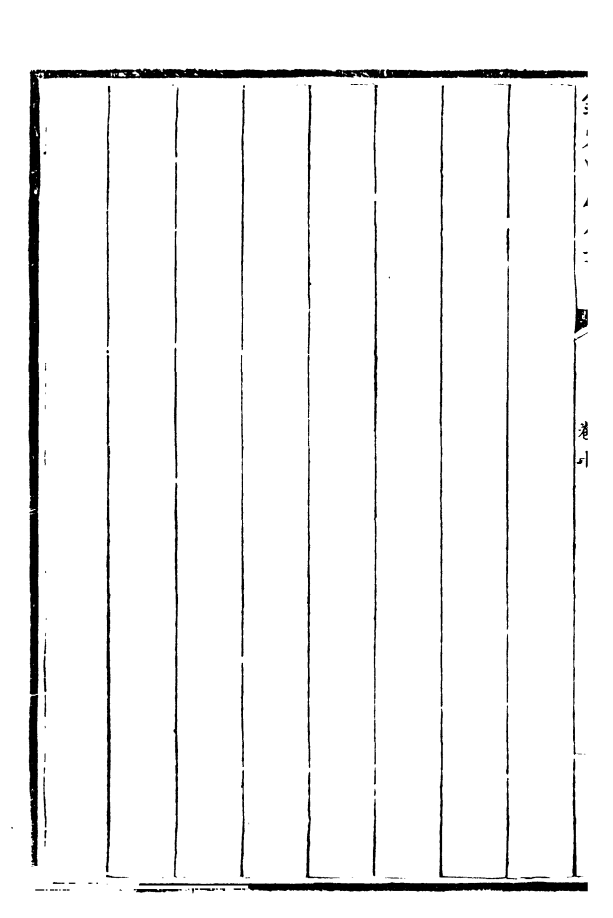
應破題遇字不待求望不假問答形容遇字意此一天也彼一天也應胃子天字以天觸天應胃子以吾之天觸彼之天鶴鳴而子和也易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琴而響應也亦如上句意比並遇時之意其心油然非勺水之為溉也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形容時雨意其機勃然非揠苗以為長也孟公孫丑上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形容時雨意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易无妄卦云云形容時雨意泉源混混放乎四海孟子離婁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形容時雨意斯其所以為君子之教與歸教上斯其所以為時雨之教也

歟歸時雨上嗚呼此吾夫子告顏子以天下歸仁之日語十二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云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曾參以吾道一貫之時也語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孔門諸弟惟顏曾二子之心與夫子之心相遇故可以傳道此論皆得前輩諸儒大有發明只用顏曾二子事作二句繳結尤見老成是教也無問無答以問答求之教則淺非言非語以言語詁之教則末推廣題意學者能以吾之天感聖賢之天力到功深超然領畧應前天字天高地下吾性湛也雲行雨施吾性游也明道先生語畧云云舞雩之風語十一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當春之雨杜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有不足以喻其樂以上數句皆用古文不然則自昏昏其見自昧昧其天雨露之潤不足以勝斧斤之尋而牛山之木濯濯矣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心地茅塞孟子盡心下今茅塞子之心矣私慾荊榛私慾之蔽如荊榛之塞吾見子之苗槁矣注見前雖有時雨之教烏乎施反繳句健語老謹論

二篇皆以遇字為字面同一議論比而觀之可以觸

類



合二為一格　與張宗堯舜之知急先務論同意

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論　　程果行

出處孟子滕文公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云云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立說朱文公孟子集注云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恵廣大教化無窮此其所以為仁此篇本此立說謂教人以善固足以見堯舜愛天下之心然教可行於一時而不可以必行於後世堯舜憂其教之窮吾之愛亦與之俱窮必欲得舜禹臯陶以寄其

愛於無窮而後已初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廣天下無窮之憂惟其有憂天下之心而後有以見堯舜憂天下之心

批云 文意相生一起一伏發盡朱文公底蘊筆力老蒼決非少作

論曰不觀聖人憂天下之心包為天下得人謂之仁無以知聖人愛天下之心包教人以善謂之忠謂教人之愛其忠止於一時得人之憂其仁及於與日必有得人之仁斯可以見教人之忠也蓋聖人之心不敢以己之愛為已盡而常以己之憂為未盡也接上憂愛二字說去謂教人之忠易盡而得人之仁無窮知所以愛天下未知所以憂天下徒知教人而不知得人則吾恐

吾之愛可以行於愛之所及而天下之憂固已伏於愛之所不及矣以教人為忠止及一時是謂愛之所及不以得人為仁及於後世是謂愛之所不及我思古之聖人其待天下何厚也暗指堯舜其所以輔之翼之振德之者說教人意出處上文云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朱子集注云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夫亦曰民吾民也吾之所當愛也吾知盡吾之心而已然使天下後世而皆如吾心之所期則聖人亦可無憂矣謂使異日皆能如今日教人之意則不必得人了奈之何其不然轉歸主意聖

人有憂焉因愛字入憂字過得人意以下說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憂之如何憂其愛之窮而吾之心不能以自達於天下也謂教人之忠可行於一時而不能必行於後世以聖人愛天下之心而至於不能以自達傳過上句苟不得人以寄其愛於無窮則聖人之心豈不遂窮於此哉苟不得人以寄吾愛天下之心則教人之忠亦止於一時而已嗚呼吾於是而知堯舜氏之心只一句歸堯舜語極簡徑可法教人得人謂忠仁如何孟氏子其知之矣

敢問如之何而謂之忠設問忠字曰答忠字盡己之謂忠朱文公集注云盡己之謂忠如心之謂恕如之何而謂之仁

設問仁字曰答仁字愛人之謂仁孟子盡心上仁者愛人然天下之理以己而愛人者其愛小指教人以善接上愛字說主意以人而愛人者其愛博指為天下得人愛之小者其愛為易窮教人以善及於一時愛之博者其仁為無窮為天下得人及於異日非己之愛無窮也斡一轉與下意一己之愛有窮而寄其愛於人者無窮也愛人有窮是教人寄其愛於無窮是得人應眉子得人以寄其愛於無窮知聖人愛天下之忠而不知聖人憂天下之仁則聖人之志荒矣應破題不觀聖人憂天下之心無以知聖人愛天下之心聖人以一身而任天下之寄以下應眉子古之聖人其待天下何

厚也一段環視宇宙之內苟有一民之不協於極書洪範不協於極不罹於咎不得以自遂其性命之正者易乾卦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之心豈安哉應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使聖人之心而不在於斯人也則亦已矣反說憂天下意若果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轉歸正憂天下意韓愈諫臣論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則其所以愛利斯人之心始不能以自已於言而後吾之教始行說教人以善謂之忠吾之教行而後吾之愛始達將上文斡轉應愛天下字使吾愛天下之心得與吾之教相繼於無窮是固聖人之心也以上應冒子使天下後世

而皆如吾心之所期則聖人亦可以無憂矣然教可行於一時而不能以必行於後世吾之教窮而吾之愛亦與之俱窮謂教人以善之忠易窮為天下得人之仁無窮知其窮而不知憂其窮則是吾之仁亦窮矣以上應冒子聖人有憂焉止苟不得人以寄其愛於無窮一段　文意展轉相生一起一伏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不遺天下以教指教人以善謂之忠而遺天下以仁指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教人之忠固所以盡吾身之責應冒子聖人愛天下之心而得人之仁乃所以盡天下後世之責應冒子聖人憂天下之心不以吾身有窮之愛而廢天下無窮之憂茲其為

聖人之盛心哉以憂愛二字反覆議論愈讀愈有味是心也蓋堯舜氏之心也串上心字過本題當是時也敘堯舜之時以下且說教人意五教敷矣書舜典敬敷五教在寬聲教暨矣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命契而教以人倫矣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連用三箇教字吾想斯人涵泳於道教之內者皆康衢之童擊壤之老比屋可封之俗也列子仲尼篇堯遊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通歷有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後漢王莽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其忠厚氣象去之數千百載尚可想見且稱美教人以善處當時之人無

得而名焉（要引下面兩忠字來）所可得而名者曰忠信無倦而已曰忠利之教而已（荀子堯問忠信無倦天下自來又虞舜有惜怛之愛有忠利之教以上自五教敷矣至此講教人以善謂之忠）嗚呼吾於此而見堯舜之忠也亦於此而見堯舜之仁也（引忠字過仁字）人見其愛天下也而堯舜之心則曰我何愛也吾之愛雖無窮而吾之憂亦無窮（又自愛字過憂字愛天下是教人以善憂天下是為天下得人）何也（喚下意）憂其愛之窮也（轉歸得人上時時拈出憂字㪅字愛字照主意）吾之教敷矣豈無尚有未敷者乎（再演前敷教事含得人意）吾之教暨矣豈無尚有未暨者乎

再演前暨教事含得人意吾之教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矣又豈皆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乎再演前教人倫事含得人意注見前凡前日之所以愛天下之心皆轉而為今日憂天下之心將愛字轉歸憂字惟其有憂天下之心而後始足以見其愛天下之心又將憂字轉歸愛字照破題意展轉相生如盤中走珠故方其未得舜也所憂者舜而已應憂字本文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既得舜則吾之教寄於舜矣舜之仁即吾之仁也得舜則教人之心寄於舜而堯之仁無窮方其未得禹也所憂者禹而已應憂字本文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既得禹

則吾之教寄於禹矣禹之仁即吾之仁也舜得禹則教人之心寄於禹而舜之仁無窮方其未得皋陶也所憂者皋陶而已應憂字本文見上注既得皋陶則吾之教寄於皋陶矣皋陶之仁即吾之仁也舜得皋陶則教人之心寄於皋陶而舜之仁無窮　以上三股講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教人之忠止於一時之仁得人之仁則可以為萬世之仁終篇議論只是說此二句使堯舜之心而曰吾之仁博施矣濟衆矣語第六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而且諄諄然命之也用孟子萬章語則是堯之仁止於七十年舜之仁

止於五十年何以至今無窮哉或曰憂天下者堯舜也憂天下者亦堯舜也（前面因憂字歸岩廊憂字上）黃屋之非心（文選范蔚宗詩黃屋非堯心）岩廊之恭已（前董仲舒策制虞舜游岩廊之上垂拱無為）然則憂耶樂耶（今又因憂字歸在樂字上）曰未得人以前則此憂在於堯舜既得人以後則此憂在於舜禹皋陶（說得極是分明）吾觀舜之徽五典（舜典慎徽五典）禹之宅百揆（同上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曰伯禹作司空）皋陶之明刑（禹謨帝曰皋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此教人之忠也亦得人之仁也（繳題意）學者知堯舜之先天下之憂而

憂當知堯舜之後天下之樂而樂末用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語繳結有味謹論

合二為一格　與程果行教人得人謂忠仁論同意

堯舜之知急先務論

張　宗

出處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立說　聖人以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一事一物窮一人之力有限以有限之力豈能應無窮之事聖人是以黙察夫先後緩急之宜之不得其理皆聖人責也然天下之事無舉天下之大而與賢者共之是不以天下累其身矣非知之大者歟

批云　終篇行文有法度中間用事有綱領真可為後學矜式

論曰聖人以身任天下說堯舜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而不以天下累其身先務之急在於親賢以天下之事與賢者共理之方是不累其事必有見於大者矣知親賢方是智之大處蓋聖人出而與世接順說與原題相應凡天下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理者聖人蓋深憂之謂天下之務甚衆皆在聖人身上亦與原題相應是聖人以身任天下矣應破題聖人以身任天下句然聖人以天下自任轉上文而天下之求於聖人者無窮引下文以有限之力應無窮之求總上兩句天下之事如此其多獨力如何理會得則將求徧天下之事物而求以安之無乃以天下自累

歟天下事都要事事自去理會則不勝其勞偏周也用本文而不偏物之意應破題不以天下累其身句

反說聖人之知蓋知乎此歸智字說是故深居夫事物之表而默察夫先後緩急之宜說出題上急字先字舉天下之大而與賢者共之說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則吾雖不必以身應天下而任天下之責塞矣應破題聖人以身任天下不以天下累其身意

嗚呼此則堯舜之所以用其知也舉本文歸在堯舜之智上夫以堯舜之知而求以偏天下之事物豈有難能者哉反說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意然聖人不汲汲於彼而乃以親賢為急其用知

之大者歟不急於徧物惟急於親賢此則為堯舜之智堯舜之知急先務請申孟子之論蓋聖人為天下事物之宗主也應朂子聖人出而與世接意一民之不得其所一物之不得其宜皆歸其責於聖人應朂子凡天下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理者聖人深憂之聖人不為天下則巳聖人而苟有意於天下其能以身辭其責乎疑辭下應朂子是聖人以身任天下矣然天下至衆而一人至寡也轉歸本意勞者欲息擾者欲定弊者欲新而不振者欲起形容天下之望聖人者如此其衆聖人方以身任之而天下之求於我者方來而不已

應冐子聖人以天下自任而天下之求於聖人者無窮嗚呼亦觀其知之處此而已矣歸知守上應冐子聖人之知蓋知乎此夫匹夫之不被澤成湯不憂而伊尹憂之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西土之蠢不靖成王不憂而周公憂之書大誥周公相成王云云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蓋湯成王不憂天下而憂伊尹周公之未用也以上說湯與成王能以親賢為先務可謂之知後世以一人之知欲徧天下而每有不徧者焉引古者事過後世謂古者能任賢故可以周知天下之事後世不任賢故不能周知天下之事廟謨雄斷光武

非不足言知也光武本紀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而三公不任事歸臺閣天下之事有遺於廟謨之外者多矣後漢仲長統傳光武慍先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聰明天縱太宗非不足以語知也太宗本紀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又陸贄奏議太宗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而身兼將相下行臣職天下之事有出於聰明之所不及者多矣唐張行成傳帝嘗謂羣臣曰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云云行成上疏曰云云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奚用以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上謂光武太宗不能以親賢為先務故不足以言知嗚呼盍亦於聖人之所以用

知者觀之乎轉歸本題堯舜事上來讀書而至於堯典看他用事只把堯舜二典來鋪叙尤見手段以下叙堯事自親九族至和萬邦皆其治之綱目也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自授人事以至憂洪水皆其時事之至切者也同上敬授人時湯湯洪水方割又堯既以身任之胡不以身親之反下應以身任天下意而明峻德命羲和咨四岳若有憂焉何哉疑辭又歸在親賢上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又乃命羲和又帝曰咨四岳注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羲和羲叔和仲和叔讀書而至於舜典以下叙舜事自徽五典至賓四門皆其治之體統也舜典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又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自嗣位至輯五瑞皆時事之不宜
緩者也同上三載汝陟帝位又輯五瑞注舜斂公族伯子男之瑞圭璧舜既以身任之
胡不以身親之反下應以身任天下意而內命九官外命羣后有
能之咨汝往之命若不容緩又何哉疑辭歸在親賢上同上舜曰咨四
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云云帝曰汝往哉九官禹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又羣后四朝嗚呼此
則聖人所以能用其知者也惟其親賢所以為知吾觀懷襄之患
聖人視天下若已溺之再說堯舜先務之急在於親賢上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浩浩
懷山襄陵又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百穀之未播聖人視斯民若

已飢之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谷又孟子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又見下注

五品之未遜聖人之視斯世若已陷之同上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說苑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云云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曷嘗不以天下自任應昌子以身任天下意

而一則曰用人二則曰用人應昌子不以天下累其身意堯雖遭洪水用禹以平之則天變不足為堯累舜雖有飢民用稷以養之雖有頑民用契以教之則世變不足為舜累聖人

蓋有見乎一人之知不足以徧天下也必矣叙本文而先

後緩急必致力於其大者焉見堯舜智之大處只在親賢上應昌子點察先後緩

急之宜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聖人不憂天下而以為天下得人為憂用此數語緻上意最切題見孟子滕文公上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云云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嗚呼其善用知者歟其知務之當先者歟歸在知上先務只在親賢是謂智後世論堯之知曰神舜之知曰大亦既知聖人矣史記帝紀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又中庸舜其大智也與而又舉天下之功而歸之聖人曰無能名曰有天下而不與論語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云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孟滕文公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證不以天下累其身意聖人豈自

處於無事而忘天下者哉設難回喚下意以身任天下不以天下累其身其惟堯舜歟雖然孟子之言主於仁而言也見本題注夫言仁而先其知孟子善論聖人者歟孟子本文先說堯舜之知後說堯舜之仁蓋昔者皋陶之為帝謨既曰知人安民矣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至於九德而下則皆知人之事而安民累不及焉何哉設難同上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云云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蓋孟子言仁不言仁而言知皋陶言安民不言安民而言知人聖賢之言是或一

道也皋陶之言知人即孟子之言知皋陶之言安民即孟子之言仁後世謂皋陶以知為帝謨舉此一智亦切 揚問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愚於此尤信謹論

前篇謂教人之忠為易盡得人之仁為無窮必須得人而分吾教人之憂

此篇謂徧物之智為難盡親賢之仁為易周必須親賢而為吾先務之急

就題發明格　與後篇觀乎賢聖天地論同意

君子之志於道如何　黄印生

出處孟盡心上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

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朱子釋云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

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立說謂吾道之大未易以遽至彼欲超詣徑造者殊無下學上達之工夫故君子用心於

斯道以漸而至則未至者亦可至焉顧吾之所志何如耳

批云主晦庵循序漸進之說破象山直諳徑造之病深得孟子此章本旨有功於後學多矣筆力老蒼文脈貫通論中之巨擘也

論曰學有未易以遽至者聖道之大未可以趨諳徑造即朱子學當以漸乃能至之意亦在夫人心之而已心字指志字詩志者心之所之也學何學也喚下文學道焉耳喝出道字而道豈易言哉應破易字道固未易言也而亦未有終不可至者申上文又應破至字特患夫學者之不心乎此也歸重在志字上苟其心之心乎道也貫上心字一念所發惟此乎在而不間乎其他志惟在乎道見之真而趨之決也積

之久而行之力也說志字意雖斯道之大若未易以遽至應破題語而此一心之不息且有必至之理若有志於道則道必可至焉用夫超詣徑造以為高哉須要以漸進安可以直到學道而求為超詣徑造之高又轉過上句學陳止齋文則有非下學者之事下學上達是漸進工夫而道有弗若是易易然者應主意未易遽至意曷若決諸吾心之所之歸在志字上心惟道之趨則道其終不可至也耶謂之未易遽至者所以見吾道之大謂之未有終於不可至者所以見立志之堅此文字反覆處吁道之大未易遽至也又反應破題語求道者亦志之耳志於是者必

至於是（又歸在志字上）孟軻氏所以為君子言之（引本文）志在焉則道雖難言而豈終難哉（志在於道則道不難至）君子之志於道如何世之君子其亦志軻之所謂志則道矣（舉題處下語亦老健不草草）軻長於譬喻者也（便用孟子起連接上文不斷）請以水喻（本出處有觀於海者難為水之語故原起借此為喻）水之大未有若海者矣渺渺然歸墟之谷莫可涯也（列湯問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百川之能至是豈一朝夕之遽哉（楊學行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滿乎其中溢乎其外而後沛乎其莫禦滔滔

汩汩而匯於斯也謂水之至於海亦以漸而進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禹貢東匯于海匯水之聚也水雖無心而實動物說志字用前輩議論其為物也動則其晝夜不舍而東之海也雖謂水之志也亦宜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惟學者之志於道亦然歸題意聖人之道之大一海也下語老聖道之大猶海之大學不至聖人之道是水不至於海尋常之污瀆耳反說有力道之海未易至也望洋者有焉

應破未易至字莊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至於海望洋向若而嘆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

何時止而不盈噫未必其果未易至也特其志之未加耳應未易至字歸在志字上昔者聖人之於道蓋自其十五之年已志乎此同上用志字切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自是而立同上三十而立自是而不惑同上四十而不惑自是而知命耳順以至於從心不踰矩之時同上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斯時也聖道其海矣學至於道猶水至於海以聖人之為道亦於其志焉得之就孔子志上過下意孰謂學者之不志於斯也而未易遽至之道可以易言哉入本題應冐子學未易以遽至輒蓋未嘗以易言之而怠學者之志

接上易字亦未嘗以難言之而絕學者之志又以難字與易字對說苟志焉則雖未易遽至之道吾知其終可至也應冒子道固未易言亦未有終不可至語道蓋難言也先挈道字說題下過大講文脈亦不斷超乎無物之先而行乎有物之後莊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即三才而三才在所貫即萬事而萬事在所統無精粗無鉅細無乎不寓焉者也以上形容聖道之大處出入先儒議論聖人者該其體之全會其用之大而曾無虧欠道之全體大用皆備於聖人之一身故語道之大者至聖人止矣荀子禮論聖人者道之極也又中庸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道止聖人之為大則其所謂大者毋乃抗之以自孤乎設疑辨難聖人未始以其道之大而孤立於天下也解上文因反歸正學陳止齋仲尼不為已甚論文法人皆可能也中庸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志於道一語昭昭然號於人說出本題惟懼夫人有未至應冒子未至字吾之所至者由之果賜之達子路之果敢子貢之通達語由也果賜也達曷嘗不欲一蹴而詣其極而終未獲窺其奧者一蹴一步也謂學者非不欲一步而徑造聖人之道而終不能見聖道之蘊奧亦或欲速者累之而卒之移其志抑二子有超詣徑造之病語欲速則不達陋巷之子於其心齋限智

慮之頃而求所謂道語顏淵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又莊子回曰敢問心齋又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一以夫子為準的顏回志孔子之志終日如愚蓋有循循以進之功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取顏子有下學上達之工夫正猶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者進不止也應原題百川能至之語語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道豈果未易至哉應冒子語君子而求至於道則亦至之而已在於志上軻之喻諸人者曰立志曰持志曰志壹曰專心致志舉孟子數箇志字證題孟萬章下懦夫有立志又公孫丑上持其志無暴其氣又志壹則動氣又告子上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其所以立是志

者亦立於道耳道外非吾志也以上解孟子之立志在於道其所以持其志者亦爲道持之耳舍道則志不在是也以上解孟子之持志在於道志惟壹則純乎道不少雜焉而蹶趨於血氣之馳也以上解孟子之志壹亦在於道孟公孫丑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志惟專則凝於道不少誘焉而望望乎援鴻鵠之弓也以上解孟子之志專亦在於道孟告子上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軻之志若是然也總孟子上面四箇志字此志壹定二不貳三不參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用朱文公敬齋箴語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云云勉焉而非強揠循焉

而非躐等久以持之不倦以終之皆是循序漸進之意則仁若未易以遽至也而充其事親之實而至於無一念之非仁則仁之道可至矣孟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若未易以遽盡也而充其從兄之實而至於無一事之非義則義之道可盡矣同上義之實從兄是也禮智若未易以遽能也而充其節文知斯之實而至於無一節之非禮無一端之非智則禮智之道可能矣同上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以上三股應冐子道未易以遽至未有終不可至者身即道也而吾身之能誠孟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性即道也而吾性之能養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天即道也而吾天之能知同上知其性則知天矣一理徹而萬理融用伊川語又孰有見海若而歎不足以語秋水者哉原題以水為譬意見原題莊子注至則軻幾於孔矣謂孟子之志於道幾及孔子蓋原題已用孔子志學事故以孔孟字夾用軻則幾於孔矣而世之君子不皆軻之學孔也說孟子以志於道之說誘天下之人不小吾聖人之道以為易能此志失之不及則大聖人於過高而謂終不可幾及也此志失之太過軻實憂之孟子欲引而志於道始之以觀海之難以喻吾道之大若未易以遽至

者（見本題注應冒子道未易以邃至）繼之以觀水有術以喻斯道之原有可得而求者（應冒子志於是則至於是）而終之以盈科而進之喻以見學者而志於斯則道未有終不可至者（應冒子一此心之不息且有必至之理）嗚呼君子人歟其亦志軻之志以道孔之道歟（貫合題下文勢圓轉）而吾猶疑夫道有未易言者也（此篇文字最是好從冒子過原題過大講過結尾處一串說去文脈不斷可法）何也軻之言諒為時之君子發也（此語蓋為戰國之人設）若告子若萬章若公孫丑要皆有志乎道（三人皆孟子弟子）究其所以質諸軻則丑之問氣易於

論氣者也孟公孫丑上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告之言性易於論性者也孟告子上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生之為性又曰食色性也章之問舜易於議聖人者也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道可易乎哉愿冐子易字如三子者吾意其揭乎其中而騖乎其遠揭空虛也騖馳驟也不少得乎道而遽曰道可以立至焉三子以道為易至下學之功不加而躐求上達之事三子皆有超詣徑造之病而無下學上達之工夫志則大矣如未足以入道何貶三子不能至乎聖人之道此固軻之所憂而有不成章不達之語以警

夫求道之君子見本題注朱子釋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噫又豈惟戰國之君子為然含識當世意是學呂中帝王治安之本論尾結又豈特漢事為然謹論

就題發明格　與前篇君子之志於道論同意

觀乎賢聖天地如何　　章祥道

出處　揚子修身篇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立說　道不可以頓悟也悟道固有其幾而進道必有其序由近之遠由淺入深由小至大當以漸進是必離乎衆人而後可以及賢人及乎賢人而後可以造聖人造乎聖人而後可以參天地蓋有次序者在非可以躐等而進也

批云　循序漸進之說得之朱子中間議論出入伊洛諸儒非可與直詣徑造者語也

論曰吾道至造化而極吾道宇包聖賢造化宇包天地學者要不可以

頓悟也由衆人至賢人由賢人至聖人由聖人至天地當循序漸進未可以頓然便悟也悟字有觀意

夫道無終窮接上道字包聖賢天地意固非局於淺識者所能知說觀字意亦非急於躐等者所能造說循序漸進意彼其躐等以進非不可以言頓悟之學應破題頓悟二字究其極亦終於茫昧而已若不以漸而進則所謂觀者終於不知而已矣何也喚下意悟道固有其機而進道必有其序主意在此兩句近之而後遠也淺之而後深也微小充之而後可以廣大也此三句指由衆人而賢人由賢人而聖人由聖人而天地未離乎衆而曰我賢者欺也離乎衆人方可到賢人反是則為欺誑意

未及乎賢而曰我聖者妄也及乎賢人方可到聖人反是則為妄誕未造乎聖而曰我參天地者荒也造乎聖人方可到天地反是則為荒忽欺妄荒三字與大講相應由衆觀賢進一等由賢觀聖再進一等由聖觀天地又進一等庶幾循序觀之亦循序進之即前面非可以淺識而知躐等而造之意而道之妙在我矣吾道至天地而極而曾謂欺者妄者荒者之可以得道乎總前面欺妄荒三箇字子雲論道始曰觀賢次曰觀聖又其次終之以觀天地敘本文語截乎等級之嚴有如此一級高一級一層高一層吁學者欲進而觀聖人又進而觀天地可不

先自觀賢始當循序漸進不然觀我生未能賢於衆焉則去道已遠而於聖人天地吾何以觀之哉反說有味易觀卦觀我生觀乎賢聖天地如何請申子雲之本旨粤自絪緼判而形體均有天地之氣而後有人之形易繫辭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形體均而性真具有人之形便具天地之性朱文公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賢得此道而為賢聖得此道而為聖天地得此道而為天地謂賢聖天地本同此道一反觀之喝出觀字而賢聖天地之道具焉而謂不可以頓悟何哉應破題頓悟二字設疑辨難嗟夫是以天地之性觀道而未

以氣質之性觀道也朱文公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　天地之性則純粹至善無智愚無賢否一本而已矣氣質之性則稟受不同有昏明有厚薄非可以一槩論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是天地之性氣是氣質之性衆人賢人則是氣質之性聖人則天地之性　張橫渠正蒙云云性猶水也以水為譬有流而未遠固已溷濁則衆人也衆人之性如水濁中之濁有流而漸遠方有所濁則賢人也賢人之性如水清中之濁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則聖人也聖人之性如水清中之清　以上數語見近思錄程伊川云云聖人即天地之性雖賢人亦未離氣質之性總前面說話是可泛泛觀之而一蹴可以詣

此道乎應非可以淺識而知躐等而進之說故必加澄治之力使濁歸於清則所觀漸明而衆可進於賢矣澄衆人之濁而漸進賢人之清亦是用伊川語復加淵深之功使清勝夫濁則所觀益明而賢可進於聖矣由賢人濁中之清而愈進聖人清中之清苟至於聖則湛然不滓粹然不雜渾然天理之性聖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徹上徹下其觀殆有不容間者玆其爲漸進之學也應冐子語道固有其機造道必有其序意彼欲頓悟以求道者祇自恍惚耳自誕謾耳道安在哉應冐子彼其躐等以進非不可以言頓悟之學究其極亦終於茫昧而已昔者聖人之立

教也入講道有等級意自道德性命降而仁義禮樂孟子題辭仁義道德性命之言又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降而文行忠信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降而射御書數記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降而徐行折枝孟為長者折枝又徐行後長謂之弟又降而洒掃應對記洒掃應對進退下數箇降字是學沈溺學道損益論文是豈淺視吾道而至是耶疑辭設難忱悲天下視此道過高或索之清靜寂滅之境此是佛老之學　韓原道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而終不見天地賢聖之大全也歸本題意譬如行遠必自邇譬

如登高必自卑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撤藩籬捐門牆去簾陛乃使塗之人一舉足可以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豈理也哉以此比直詣徑造之徒　呂與叔詩剖破藩籬即大家又賈誼策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簾遠地則堂高又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吁是則聖人之所憂而子雲切切為修身者告也敘本出處嘗因子雲之論求之昔矣考究古者善學道者莫如孔門用孔門實事大抵皆以循序進道而未始躐等以求頓悟之學也應冒子循序漸進躐等頓悟之語當時從游三千徒亦衆矣此說衆人韓顏子不貳

過論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而賢哉之稱夫子獨爲顏子申美之則知賢於衆者顏子一人而已此說賢人異於衆人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雖子貢亦曰賜也何敢望回他可知也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之衆何嘗敢躐等賢者之道而以賢自居哉以上說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聞一知十有不善未嘗不知顏之自觀亦卓矣見上注又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其未達一間之學雖謂之亞聖可也孟子顏淵具體而微又揚子顏子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

一間耳又孟子題辭命世亞聖之大才也而回也拳拳服膺惟恐失之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以至仰之高也鑚之堅也瞻前而忽後也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鑚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瞠若乎奔逸絕塵之後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瞠音撐瞪目貌而視夫子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回之賢又何嘗躐聖人之道以聖自居耶以上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語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乃若忠恕一貫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云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聖智兼全

孟孔子之謂集大成云云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子之道亦既聖矣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固不待觀而見之見下注而吾夫子循循工程曾不少足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以不惑必四十知命必五十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祖述則堯舜也憲章則文武也上律下襲則天時水土也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若聖與仁且曰則吾豈敢語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子之聖又何嘗不仰觀俯察肯自謂與天地同流

乎以上說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易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孟子君子云云上下與天地同流

由此觀之孔門之衆希顔子之賢者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顔子之賢希夫子之聖者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夫子之聖又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以上三句學通書語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固非於衆之外有顔之道非顔之外有聖之道非聖之外有天地之道總上文謂聖賢天地本無二道而等級次序則有不可紊者耳愈冒子悟道固有其機進道必有其序使衆不於顔是觀而曰吾觀即顔果顔之道乎不觀賢人何以見衆人外顔而為孔之觀而

曰吾觀即孔果孔之道乎不觀聖人何以見賢人外孔而為天地之觀而曰吾觀即天地果天地之道乎不觀天地何以見聖人故必真為顏是觀而後可以語顏子復馬孰馬之事否則欺非賢也道何在應冐子未離乎衆而曰我賢者通書復焉執焉之謂賢真有顏之觀而後可以語孔子性焉安焉之事否則妄非聖也道何在應冐子未及賢人而曰我聖者通書性焉安焉之謂聖真有孔之觀而後可以語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事否則荒非天地也道何在應冐子未造乎聖而曰我參天地者荒也中庸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學道不

可以頓悟而以漸進吾於孔門見之矣應主意頓悟漸進四字孟軻續孔道之傳者也引孟子說其論樂正子之為人必以善信於此可以覩賢矣樂正子孟子弟子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而美大聖神則未遽許之同上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無他道不可以頓悟故也又應主意頓悟字有善信始可言美大大則化而聖矣既聖始可言不可知之神神則天地矣見上注謂孟子之言亦有次第等級非頓悟之學無善信而曰可以聖未聖而曰可以神

得非誣且誕之尤者乎將上文反說證題意漸進之說子雲脩身一篇
曰衆曰賢曰聖再三辨之而論其所以觀必始乎賢中
乎聖卒乎天地見本題注其亦得孔孟之遺旨而覺天下以
漸進之學也歟總結孔孟事又應主意漸進字雖然未也推廣題意有先知
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用前輩語說觀之一字謂有待於我之觀
猶有形迹不待於我之觀是為造道之妙有觀之觀又孰若不觀之觀乎觀是
有心不觀是無心一理徹萬理融又孰為賢孰為聖孰為天地
道之屬屬一方寸耳到此地位是造道之妙處不可得而擬議此非頓悟之

學也漸進之極功也又應主意子雲所謂擬議形迹之觀乎抑揚子觀之之說不然何以即太玄擬易揚雄作太玄以擬周易而論聖人參諸身亦曰擬天地揚子聖人擬天地參諸身去其擬融其觀則擬為有迹去其擬則為無迹觀則為有形融其觀則為無形要當真有得於賢聖天地之外進一步說謹論

傷今思古格　與何贄循良核實之能同意

孝宣舉廉得真如何論　陳若蒙

出處　漢宣帝紀黄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

立說　以廉律已乃古者士夫之常不待人主之責實自世變污下廉恥道喪欺偽者多求其廉之真者寡於是人主之舉廉吏欲得其真可以覩世變矣吁以廉舉吏意已非古而又使人主致疑於舉者之非真為士者能無愧乎

批云　意有感慨文有曲折說得真字出其味悠然以長其辭婉然成章此老作也

論曰以士夫律已之常以廉律已乃古者士夫之常未嘗有真之名而至勤

人主之責實至漢時欺偽者多於是有舉廉得真之說實字指真字是可以觀世變矣謂漢世不如古夫人之一身關於綱常者為甚大接上律己之常說得開濶則凡我之所當為者豈必待上之人有所為而然哉設難謂廉乃常事奚待人主之責實自義利取舍之戒不明解說世變意而寡廉鮮恥之徒雜出謂漢世廉吏少而欺偽多前漢司馬相如傳寡廉鮮恥則俗不長厚人欲橫流於穹壤之間橫去聲穹天也壤地也謂人皆舍義取利滿於天地間我之所以秉彝好德者類皆喪其所有喪去聲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有竊清之名而行汙之實汙音烏謂不廉者求其真者

蓋寡焉喝出真字此廉之所以得稱於當世也謂廉之真者少所以有舉廉得真之名吁以廉舉吏意已非古而又使人主致疑於舉者之非真挑剔得廉字真字出意有感慨為當世之士亦可以自愧矣責士大夫不如古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本贊信賞必罰綜核名實黃龍一詔本題注懇懇然慮舉廉之為難而又慮夫得廉之真者為尤難剔得廉真二字分曉嗚呼廉特古人之常事而漢世以為士大夫之高致應破題以士夫律已之常至勤人主之責實此愚深有感於世變者也應破世變二字孝宣舉廉得真如何請慨論之　嘗謂

舉世皆醉則醒者張其目舉世皆濁則清者揚其波以醒與清字比廉字　離騷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又何必掘其泥而揚其波使士夫有獨醒獨清之名有醉而後醒之名始見有濁而後清之名始見有貪而後廉之名始見固非士夫之幸亦豈世道之幸耶應破士夫世變意一介不取之節不獨一伊尹商之士皆伊尹也謂商之士皆如伊尹之不取　孟子萬章伊尹非其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首陽茹芝之風不獨一伯夷周之士皆伯夷也謂周之士皆如伯夷之清　史記伯夷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誓不食周粟亦不聞其廉稱何也設難出廉字喝嗟夫解聖賢講明所習何訓

命義大閑所守何戒應律己之常憲唐卓行賛命義天下之大戒一節不謹沒齒餘憾沒齒猶終身也餘憾有餘恨也語沒齒無怨言則夫所謂廉者特吾職分所當為之事又唱出廉字應冒子凡我所當為意如事親之孝若曾子可也曷嘗以為有餘哉昔者士夫之廉如曾子之孝皆以為常事孟子離婁上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葢至盤庚則有總貨之戒冏命則有惟貨之譏廉恥道喪世變不如古書盤庚無總于貨寶又冏命惟貨其吉或者以為成湯文武之隆未嘗數以貨飭其臣也謂古者士夫皆廉不必戒飭其殆商周之衰乎盤庚冏命之時不如禹湯文武之時吁此愚世變之說也應主

意世變字下是風氣愈漓利欲滋長世道愈趨愈下為春秋之瀆貨無厭左昭公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戰國之嗜利忘恥前陳平傳士之頑鈍嗜利亡恥者亦多歸漢　以上應冒頭義利取舍之戒不明而寡廉鮮恥之徒雜出意求如陳仲子者蓋千萬不一二焉孟滕文下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然而織屨辟纑寧居於陵而不居兄之室同上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又見下注咽李哇鵝寧妻之食而不母之食同上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云云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云云以母則不食

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注於陵地名曾是以為廉乎謂陳仲子非廉

士嗚呼聖賢之所不齒而通國乃以為廉世道抑可知矣應世變宇與求其真者蓋寡意俗流失世敗壞不至乎秦不止也廉恥道喪至秦而極漢興其世道之一機乎應世變宇方引入漢來而又適值乎倥傯之日漢高祖時倥傯猶多冗也則使貪使詐吾何擇焉說是時未暇擇吏之廉固有身為宗臣甘受自汙之名前漢蕭何傳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位居宰相不免受金之辱陳平傳或讒平曰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云云無知對曰云云受金安足疑乎一再傳而文帝若可以革

吏治矣漸漸引入來過文帝然漢之化猶淺而秦之染滋深漢猶秦染謂漢繼秦後未有吏革士大夫尚仍秦舊孝廉一詔至萬家而無應令者文帝本紀十二年詔舉廉萬家無應令舉一廉字則簠簋不飭寧能免年少之嘵嘵乎賈誼策大臣不廉曰簠簋不飾嘵嘵奴交反猶喧喧也繼而建元發策過武帝見下注首以廉恥貿亂未得其真為問武帝策董仲舒制曰今廉恥貿亂未得其真舉一廉字一真字證題甚切仲舒之對非不剴切仲舒對武帝策或者已覘於三策委曲之不合而迎逢者至矣武帝三策仲舒三對不合帝意擯為江都相而公孫弘阿諛逢迎帝意平津之寵既穹公孫弘為相封平津侯布被

之詐猶飾（汲黯曰弘位三公為布被此詐也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何其不近人情也耶帝亦卒售其欺而已（管仲云三子非人情不可近　謂武帝受公孫弘之欺）嗚呼（嘆咏思古）古非無廉士也（又喝出廉字）簡廉之教特古人九德之一耳（書臯陶謨亦行有九德曰簡而廉　應廉特古人之常事耳）漢之人主乃能以是求之士大夫乃不能以是應之（應冒子漢世以為士夫之高致及人主致疑於舉者之非真意）吁甚可嘆也耶（又嘆詠傷今）宣帝興自閭閻誠知民生之疾苦係於吏治之廉汙（循吏傳序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見下注）拳拳然以責實為心（應主意責實字同上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夷考是時考究

宣帝之時送迎省費如霸者固少有黃霸傳為潁川太守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此是廉者而虧湟中之糴者比比皆是趙充國傳上屯田奏湟中穀吾謂耿壽昌中丞糴三百萬斛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此是不廉者家無餘財如邑者不多見朱邑傳身為列卿家無餘財　此是廉者而增僦車之錢者滔滔若流田延年傳請增僦直車凡大千萬餘錢　此是不廉者於是今年而有郡國牧養之詔本始元年詔郡國謹牧養民明年而有吏不廉平之詔神爵三年詔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明年而有欺謾避課之詔黃龍元年詔令吏或

以不禁奸邪為寬大云云務為欺謾以避其課至是而舉廉得真之詔又下矣見本題詳注帝何切切於是哉設問帝之心是則然爾生下文抑古者事舉言揚之制出長入治之職不專在是應古者以廉律已乃士夫之常意記文王世子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又禮地官使民興賢出使長之興能入使治之向使在位皆素絲正直之風詩羔羊在位皆節儉正直云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立朝皆冰蘗自將之操李義山傳冰蘗自將言士大夫如冰之清蘗之苦則所與我共理者皆將芥軒冕而塵珠玉矣宣帝本紀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用通書語銖視珠玉塵視軒冕吾知舉廉得真之詔不必下也以上

謂漢之吏茍如古者之廉則為常事耳又何待下此一詔然則班固作漢吏傳以循良稱而不以廉稱者亦豈無見於此歟漢循吏傳序云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繳講中意盡抑吾有感於世變而考之聖賢之遺論焉應主意世變字傳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桓二年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孟子又曰上下交征利則其國危孟子梁惠王上云云夫寵賂何至於敗家征利何至於危國古人立論乃如是之確何耶申上文反覆辨難作議論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歸重在人心上吏治之貪廉民生之休

戚係焉吏廉則係民之休貪則係民之戚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存亡基焉民之休則國存民之戚則國亡此斷斷不可易之理也眼上面聖賢議論自非卓然有見之君鮮有不徇於流俗者又歸在人主身上宣帝舉廉之詔又歸本題其亦更嘗久而世故深閲歷多而人情熟而見於黄龍之年黄龍元年乃宣帝之末年乃下舉廉得真之詔惜其不早下此詔也惜夫晚矣哉斷送語老成謹論

傷今思古格　與陳若蒙孝宣舉廉得真論同意

循良核實之能如何論　何贄

出處唐陸贄奏議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

立說古之吏有循良之實而無循良之名上之人亦無待於考核後世吏惟不能皆循良也故宣帝不得不嚴為考核之法其間稍稍循良者始得以能自名而帝亦有精於吏能之稱此名要非帝之所樂聞也適足以驗吏治之不如古爾

批云意婉曲文條暢說得實字出有感慨有抑揚佳作也

論曰吏不必有名也謂古者之吏無循良之名任吏而以名稱之至漢

吏始有循良之名而且至於考核其實名字反形實字自吏治之不如古始見得考核之法不如古者之時蓋古之為吏者有循良之實而無循良之名分曉說出主意其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意古者未嘗考核其實以上數句為題下張本當是時也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此二句正與題相反後世吏習不美欺誕成風自此以下暗說宣帝之世上之所以待之者於是乎不得不嚴為考核之法喝出題上核字謂惟吏無循良者所以考核其間有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是時間有一二循良之吏始以能稱以循良名又喝出能字循良字嗚呼吏惟不能

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反古者之吏有循良之實無循良之名意為吏者已可以自愧矣說主意分曉吏無循良之實至使人主嚴為考核之法以察之反其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實意吏得以循良自名而人主亦有精於察吏之稱見本題注檢點得循良字核實字能字皆出人主亦豈樂聞此名哉應破名字陸宣公之言曰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本出處全文能之一字凡兩言之唱出兩箇能字宣公之言雖所以美宣帝亦所以傷吏治之不如古爾應破題文有抑揚循良核實之能如何請繹

其說　循良之名何始乎唐虞三代之臣未嘗求為此名也（發問循良二字從古者引起）核實之名何始乎唐虞三代之君亦未嘗為此名也（又發問核實二字應冐于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意）循良之名核實之法其始昉於漢之時乎（總上循核歸漢之時）漢初皆刀筆吏（前漢蕭曹傳贊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文景繼之（漢文帝景帝）又多將相舊臣（前刑法志孝文將相皆舊功臣）至宣帝厲精為治而核實之法始行於羣吏（魏相傳宣帝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核實之法既行則循良之吏始盛（發出本題循良核實四字）然則能之一字所以挈而

予之者喝出能字豈宣帝之君臣固能為唐虞三代之所不能歟應原起反難曰非也應上後世之吏惟其多鍥薄也而後循良之名立說出主意名字應冐子吏惟不能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惟其多虛誕也而後核實之法行應冐子吏無循吏之實至使人主嚴為考核之法以察之察吏之名非帝之所樂聞也應冐子人亦豈樂聞此名哉意吏而以循良稱祇足以驗吏治之不古爾應冐子傷吏治之不如古意我思古人再說古者百工惟時無循名也書臯陶謨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九德咸事無良稱也同上九德咸事後乂在官宣慈惠和之才靖共正直之士

未嘗以一能自耀也左文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宣慈惠和又詩靖共爾位又羔羊詩在位皆節儉正直　以上數句應冐子古者之吏有循良之實無循良之名故三載一考績也而不聞其有綜核之名書舜典三載考績六計所以察吏也而未嘗見其峻厲督責之意禮天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　以上數句應冐子其任吏者有樂與之情而無嚴察之意想夫人而皆能也而皆循良也亦既皆有其實矣而又何核之有以上數句應冐子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　從我思古人起至此皆是思古若夫後之為吏者則異於是自此以下是傷今指宣帝時以良吏為難能唱出題上良字又見循吏傳前後互注以循理奉

法為無能又喝出題上循字循吏傳序奉法循理之吏不矜功伐能百姓無稱苟且取容虛誕成習本紀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又本紀元康二年詔曰增辭飾非如黃龍元年之詔則曰務為欺謾皆是苟且虛誕之意彼其釣名飾譽於一時直謂可以欺一世之耳目同上元康詔云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君如宣帝其可欺乎哉以上數句應冒子後世吏習不美欺誕成風一段此核實之法所以不見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見於帝厲精之日也再提起唐虞三代繳歸宣帝身上文有關鎖或者不察猶謂帝之所以核實者失於繩束之過嚴傷於刻畫之太甚以核實二字作議論謂核似有繩束刻畫之意風林無

寧翼急湍無縱鱗借此二物為譬謂林有風則鳥翼不安寧水之急則魚鱗不放縱如刻核之世無循良之吏二句用陳止齋文以為未免作意震之而使整齊也自此以上皆開說抑豈知亦吏有以自取之耳歸本意惟吏不循良所以有待人主之核實漢至宣帝八葉矣承武昭之後正入宣帝來講欺謾虛偽之弊不少謾音瞞見前注又王成偽增戶口帝蓋深懲夫吏習之不美也思所以苗耨而髮櫛之淮兵略訓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刈者多也去吏之不實者如耨田苗梳頭髮故自其上計具文欺謾非實也見下注於是乎真偽相亂者不得不嚴為御史之按宣本紀黃龍元年詔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自其用法飾辭奏不如實也見下注於是乎越職踰法者不得不詳於二千石之戒同上元康二年夏詔令用法或持巧心增辭飾非奏不如實二千石各察官屬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豈不殆哉責平審於廷平非親細務也見下注以刻深無實者不容於不責也前刑法志宣帝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決獄不當朕甚傷之於是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考言行於守相非尚苛察也見下注以實不相應者不容於不考也前循吏傳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吁此帝所以有精於核實

之稱也亦豈帝之本心哉應冐子人主亦有精於察吏之稱人主亦豈樂聞此名哉

傳漢循吏者纔六人而宣帝之吏居其五前漢循吏傳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共有六人只有文翁一人是文帝朝時人其餘五人皆宣帝朝時人　元本謂傳漢循吏十有一人誤也今改正作纔六人若後漢范曄作循吏傳却有十二人而宣帝之五人是前漢人不在其列

自常情觀之則以為漢世吏治之盛無出於此循吏傳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帝之所望亦豈止是核實非帝得已向使忠厚長者人皆龔遂也何必有治郡有聲之名龔遂傳遂為人忠厚上以為渤海太守上問以治狀遂對云云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外寛内明人皆黄霸也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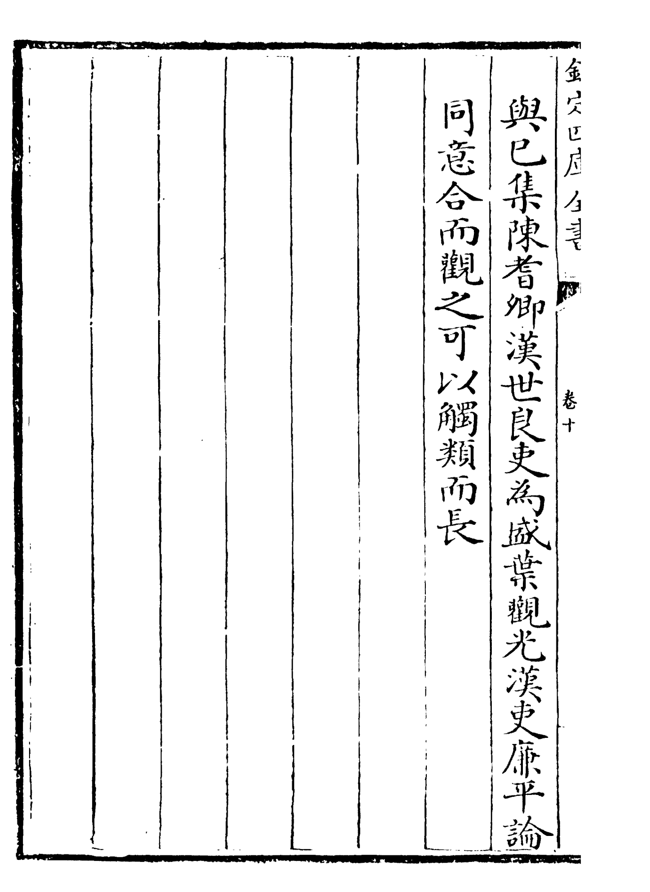
必有治為第一之名（黃霸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廉平不苛勤力有方人皆朱邑信臣也又何必有淑人君子為民興利之名（朱邑傳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天子下詔褒揚云云可謂淑人君子又召信臣傳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以上三段皆是反難應吏不必有名意）循良之名不立則宣帝核吏之名亦且泯然矣夫豈有能不能之別耶（應冐子循良之名且不立何有於核實之稱喝得能字響）惟其當時之吏不皆龔黃朱召也則帝不可不嚴為考核之法也（總上四人歸本意應冐子不得不嚴為考核之法）行考核之法而得所謂循良之吏（申上文歸題意）

吏有循良之能宣帝所以有精於吏能之稱以上數句應冐子吏惟不能皆循良也而後循良者以能著自向使下至此文有操縱是意也惟陸宣公知之入本出處迹其所言固所以美宣帝抑亦有感於後世吏治之不古歟結大講亦與冐子結處相照雖然綜核名實君之責也見前注總領衆職其大臣之責歟魏相傳總領衆職甚稱上意末歸之大臣吾觀魏相之輔相也講魏相精白一心以承休德用賈山至言語相亦可謂無負於帝矣取魏相好尚書副封則白去之守相不實則奏斥之魏相傳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又上書令郡國守相多不實選一

時士精其能吏稱其職或者亦魏相總領之功也宣帝紀贊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云云亦足以知吏稱其職又見前注論而至此則知帝有循良核實之能而又知魏相總領衆職之能見前注魏相本出處無能字今添一能字似未穩然大體自好謹論

前篇謂廉者乃古者吏治之常而真之名不聞今宣帝舉廉吏而必得其真可以覘吏治之不古此篇謂循良乃古者吏治之常而實之名不聞今宣帝舉能吏而必核其實可以覘吏治之不古同出一機軸亦



與巳集陳耆卿漢世良吏為盛葉覬光漢吏廉平論

同意合而觀之可以觸類而長

推究源流格　與歐陽起鳴學者審其是論同意

世宗統一聖真　陸合

出處　前漢武帝敘傳世宗曄曄思弘祖業云云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

立說　謂聖道本無僞也惟漢承秦滅學之後道統不傳邪說紛起竊聖人之近似者以欺世於是僞者始得以亂真武帝能體認於真僞近似之間而會斯道於分裂渙散之後是之謂統一

批云　明白條暢不晦不深儘可為式

論曰道本無僞也無僞字指真字謂聖人之道未有邪說之害何嘗有僞底由似是

而非者得以僞勝竊聖人之近似者始得以僞亂眞孟盡心惡似而非者而人主會道之功始著矣武帝方出來統一聖人之道會字有統一意蓋僞不能以亂眞僞是邪說眞是聖人之道惟似眞而僞者得以惑之邪說似聖人之道而非聖人之道方其始焉不過竊吾道之似及其終也乃至於亂吾道之眞始以邪說之僞終亂聖人之眞於似是而非之中而揭其所謂眞者而尊尚之暗說世宗統一之功使昔之渙散者有所歸說統字意向之分裂者有所據說一字意合其所以二而會其所以一總說統一字則宗主斯道之功顧不偉歟應會道之功始著意漢

承秦者也（凡史論要早入題方推究得源流出）百氏興而正學微（包講申學申韓蘇張之學者）真以偽奪其來蓋非一日（申韓蘇張之學皆聖人之道是以偽奪真）武帝乃能體認於真偽近似之間（入本題之主來應破題似是而非意）尊經崇儒（武帝能表章六經尊崇儒術）會斯道於分裂渙散之後（說統一意）真者既明（聖人之道）偽者自息（申韓蘇張之學）班固以統一聖真歸之信乎其能統一矣（揚史臣叙傳之說）世宗統一聖真請申其說

嘗謂六經不言真（挑出真字說用前輩議論）非不言真也（就斡一轉）道本無偽而真之名不得而加也（應破題道本無偽也）自朱紫混

淆而紫得以亂朱也於是天下無眞色（語十七惡紫之奪朱也又孟盡心惡紫恐其亂朱也注紫間色朱正色）自鄭雅雜奏而鄭得以亂雅也於是天下無眞樂（語十七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又孟盡心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注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自邪正並馳而邪得以亂正也於是天下無眞學（以紫之亂朱鄭之亂雅比邪說之亂眞）夫所以立夫眞之名者正所以致辨於毫芒疑似之間耳（惡似是而非之說）方良心同得於生民稟賦之初（從原頭說來）而天理流行於愚夫愚婦日用常行之際（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人與道術相忘眞之名固

不立也既是無偽安有真之名應道本無無偽亦何待於統一之功哉不必統一

是故精一執中堯舜之真傳書大禹謨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克己復禮孔顏之真意語十二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貫忠恕參賜之真知語四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惟云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子曰賜也云云予一以貫之是真之實固已潛通默會於君臣師友講明授受之中此一句指前真傳真意真知三樣人而其名則泯於言辭之表無真之名斯道之統渾然大全固如此謂道在古昔渾然大全不待統一不幸而更春秋歷戰國次第引入來諸子百家並建角立說邪說詆

老莊為黃帝之學前司馬遷傳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　黃老黃帝老子之學許行為神農之言孟滕文公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墨氏祖於禹謂墨氏兼愛本大禹之心莊子墨子稱道曰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如此申韓祖於道德史記老子傳申韓慘刻少恩皆原道德之意各以己見而求附於聖人之道總上面數句觀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學韓文問其名則是究其行則非知道之主孰能致辨於近似之間哉數子之學皆似是而非者漢承秦絕學之後入漢事來高帝以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蓋所未遑前陸賈傳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逮至文景文帝景帝又不過從

事於黄老申韓之術而已黄帝老子好清静申不害韓非學刑名 後漢樊準傳文

帝性好黄老 六經之道與百家並馳似是而非誰其辨之應破題語

武帝臨位以來正入武帝講題道德性命之說固已稔聞於親近儒生之頃前董仲舒傳勉强行道大有功又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也而偏見詖論時亦間見捷出於諸子雜說之流前藝文志建藏書之策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於斯時也使帝而辭其統一斯道之責而復以安事詩書為家法反說注見前以清淨無為為治本前食貨志孝文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以刑名慘刻為君德前儒林傳序孝文好刑名之言吾恐正

邪不分而真者終為偽所奪應昌子真以偽奪之語是漢初之舊習猶存而吾道一綫之脈終無可續之時也若邪說得行則聖真終無統一之時帝也正說武帝將欲覺人心於斯道晦蝕之後可不章六經於百家紛擾之餘哉武帝賛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故知申韓蘇張之學易以假真也則其言之亂國政者必為之屏斥武帝紀詔丞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知諸子傳説之言易以亂真也則不在六藝之科者必為之抑絶董仲舒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為諸子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申公之授詩則召之前申公傳申公事齊人浮丘伯授詩孔安國之為經作傳則詔之尚書序孔安國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至徐生之頌河間之雅則莫不進之東方朔傳嚴安徐樂等皆辨知閎達溢於文辭又河間獻王傳采古禮樂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凡諸儒平日之嚌擩乎道真者皆是尊是尚唐文藝傳嚌擩道真擩音撋曰嚅者非合其二而歸諸一應肙子合其所以二會其所以一天下學者始知六經之為真矣方知武帝統一聖真之功嗚呼說餘意孔楹夢奠記檀弓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軻死無傳韓原道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道一脈久冷於秦坑

煨燼之餘書序及秦始皇焚書坑儒𡚁絕於異端簧鼓之際如黃老申韓蘇張之徒皆是異端一旦揭斗柄於迷途人惑異端今覩聖真如冥行者之見星斗曳足音於空谷聖真絕響今方聞之如空谷之聞足音莊子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蛩然而喜矣帝之有功於斯道豈淺淺哉歸重武帝統一之功雖然會此道之真以淑夫人帝固可喜也本論主意全此心之真以用夫道寧不有望於帝乎欲武帝推行聖人之道如其虛文徒示而實意不存則雖真猶偽也反說有是道而不能用又何取其為真當帝之世經學大明儒術向風人莫不以為統一聖真之效前儒林傳田蚡

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然觀其朝廷之上君臣之間相與講論治道者考究當時君臣皆不能推行聖人之道非孔僅桑大夫之功利前食貨志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貴幸言利析秋毫則趙禹張湯輩刑名之學耳前趙禹傳武帝時為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法魯申公則罷斥至邸前申公傳趙綰受詩申公綰請立明堂乃言師申公上使安車蒲輪迎申公至上問治亂之事公對云云上見申公對默然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膠東相則擯棄於外董仲舒傳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後公孫弘推之使為膠東相其所以關吾道之命脈而為吾道之蟊賊者未見其能進此而退彼也蟊賊字出

毛詩害稼虫也然則帝之所謂統一者毋乃躐其名而已乎躐等

取名不然後之論者何以帝為好名之君謂武帝有統一之名無統一之實

謹論

此篇言異端竊吾道之近似以亂其真必待統一之

功

後篇言異端竊吾道之近似以亂其是必待審察之

功

推究源流格　與前篇世宗統一聖真論同意

學者審其是　歐陽起鳴

出處　揚子學行篇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嗚呼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立說　是非之理常對立於天下非者不難辨似是而非者最難辨異端者流竊吾道之近似以欺時惑衆者非一此似是而非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批云　說正文明最利初學

論曰疑似之際指異端竊吾之近似者君子辨之衆人惑焉辨有審字意此三句是學蘓東坡作六一居士序文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是之與非常

對立於天下（把是與非對說）而瞭然於人心之天孰肯是其非乎（人心皆曉然知是非之理）然而非者不難辨（全然不是者不難審察）似是而非者最難辨也（似吾道而非者須要審察立此三脚為一篇之綱）天下有大公至正之理如是而非如是而是（謂是非有一定之理）關諸百世而不悖質諸聖人而不悖此人心之公是也（此一等是是者不必辨）

（學中庸語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異端者流（此等之人最害）道竊取吾道之近似者而亦謂之是（此似是而非者如楊墨申韓之徒）以欺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題辭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之言以欺時惑衆者非一）人

惟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則害道也弘矣不察異端之似是而非者所以害道　孟盡心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二者蓋同謂之是總上三段一非一是者而所以為是則不同焉一箇是真是底一箇是似是而非底所以不同此學者之所當深察而揚雄之所以力辨也說審字　此四句是學邵康有天下者審其御論繳結處學者審其是嗚呼人知非之為非孰知是之為非乎總繳是非二字　嘗謂邪不能以亂正而亂正者似正而非正也應下面似是而非意偽不能以亂真而亂真者假真而非真也應下面似是而非意非不能以亂是而亂乎是者其似是

而非者乎應破題似是而非字夫是非之在天下本不難辨也應接題是之與非常對立於天下然有非是者有真是者有似是者是非有此三等豈可不辨涇之不可以為渭枘之不可以為鑿此非是也涇濁渭清枘圓鑿方金堅而良玉美而粹此真是也唐王勃傳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其似是者乎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又見揚子云云珉石也似玉而非玉非是者不難辨此一等是下流底人應非是一股真是者不待辨此一等是吾儒之近應真是一股而似是者不能辨愚者惑之智者亦惑之

不惟不肖者惑之賢者亦惑之君子可不辨之乎（此一等是異端竊吾道之近似者不可不辨應似是而非一般　應冒子君子辨之衆人惑焉）夫是者人心天理之公昔帝今王之道也（此真是者）揆諸心而當度諸理而宜（是者只是當然之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愧者也（中庸見冒子注）堯舜之官天下此是也三王之家天下此是也（前蓋寬饒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伊周之相天下孔孟之師天下亦此是也（伊尹相成湯周公相成王孔子設教於春秋孟子設教於戰國）在易謂之元（易乾卦大哉乾元坤卦至哉坤元）在書謂之皇極（書洪範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在春秋謂之權衡文中子事君篇子謂淑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在禮記謂之中庸亦此是也禮記中庸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豈非人心之真是者乎以上皆是真者應真是者不待辨異端者流竊取吾道之糠粃簧鼓時人之耳目應冒子異端者流一段佛老之道德道德之名則是而虛無則非也韓原道佛老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佛者虛無之學楊墨之仁義仁義之名則是而為我兼愛則非也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云云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中庸之名則是而

小人之中庸則非也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忠信之名則是而鄉原之忠信則非也孟盡心下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云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至專門名家各是其師之説諸子百篇各是其巳之見漢之諸儒如此吾以其説彼亦以其説吾之所謂是者如彼彼之所謂是者如此各以巳見為是甚矣疑似之惑人也應破疑似二字錙銖之失尋文之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也似是而非者見周易繫辭其始也堯舜周孔之同門此是真是者其終也桀跖楊墨之異

路此是似是而非者然則君子將何如哉歸學者上來嗚呼亦審此而已矣歸審字内審諸心外審諸物靜審於夜氣清明之始動審於感物遂通之時迚下四箇審字文勢通暢察夫毫芒之義利辨夫同行異情之天理人慾審似是而非者朱文公云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得其真是而不惑於似是者然後可以語道矣應主意似是而非字此子雲之所深憂也歟叙出處或曰是之不可不審固矣然焉知其是而審之乎設疑喚下意人以為是我以為非我以為是人以為非一人各執一見焉知其真是之所在是乎人則其

失流於茍同以他人為是既不是是乎已則其失流於自異以已為是亦不是學者將奚從乎設問曰答上問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見揚子有此二句故生前一段議論謹論

論學繩尺卷十